

为何
必须
经历
苦难？

WHY
■
DOES IT
■
HAVE
■
TO HURT?

基督徒受苦的意义

Suffering

DAN G. MCCARTNEY

丹·G·麦卡特尼

为何必须经历苦难?

为何必须经历苦难？

基督徒受苦的意义



Why Does It Have to Hurt?
The Meaning of Christian Suffering
Dan G. McCartney
Originally published 1998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6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mailto:China@prpbooks.com)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P U B L I S H I N G

目录

引言：四季常有的难题

1. 为何世间会有苦难？从创世记第三章寻找答案	5
何为苦难？	5
人类苦难的起源	7
关系中的苦难	9
致死的苦难	10
苦难与救赎	10
邪恶与苦难	12
2. 苦难与上帝	16
上帝是全能的吗？	18
上帝是良善的吗？	20
苦难是真实的吗？	20
苦难与意义	22
上帝与意义	23
3. 上帝的主权	27
折中之策？	27
祷告与上帝的主权	29
圣经与上帝对邪恶的主权	31
苦难自古有之	35
4. 约伯的功课	38
约伯的第一课：我们并不智慧	39
约伯的第二课：诚实为上策	41
约伯的第三课：未到终局不言弃	45
即刻公义	46
救赎者将兴起	48
结语	50

5. 基督徒为何要受苦? (1) 与基督同受苦难	53
基督的苦难	54
知晓苦难的上帝	56
苦难将信徒与基督相连	58
活石与那活石	61
上帝的审判与上帝的子民	63
6. 基督徒为何要受苦? (2) 苦难是见证	68
何种苦难才算数?	69
基督向狱中的灵传道	71
他们将因我们的苦难认出我们是基督徒	73
我们将因受苦而知我们是基督徒	75
分担其他信徒的苦难	77
7. 基督徒为何要受苦? (3) 公义的训练	80
惩戒	80
觉醒的呼唤	85
保持警觉	88
8. 基督徒为何要受苦? (4) 为荣耀预备	91
净化	94
脱离世俗	95
为荣耀而预备	96
9. 我们应当如何承受苦难?	
蒙召受苦	101
反抗压迫?	103
像耶稣那样受苦	104
诗篇中的祷告	105
藉诗篇与基督同受苦难	107
10. 受难者的诗篇	
信心战胜恐惧	110
希望摧毁绝望	114
爱消弭孤独	121
结语：信靠上帝的话语	
护理的奥秘	
附录：圣经中关于苦难的经文	

引言



四季常有的难题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曾如此呼喊。你呢？我猜想，既然你在读这本书，至少有一两次，你曾直面那种令人麻木的感觉——上帝不仅抛弃了你，还正将混乱送入你的生活。若还尚未经历，你终将面对。若你与上帝的关系真诚而个人化，你也会不时困惑地呼喊。有些问题，提出时几乎显得亵渎。

为何我父亲——我所知最善良、谦逊、温和的人之一——必须忍受骨癌带来的漫长剧痛？为何我那位与癌症抗争的虔诚朋友，还要承受儿子染上可卡因瘾的额外重担？为何一个出生即被收养、在稳定家庭成长的四岁孩童，会被法官违背州收养法，从他唯一认识的父母身边带走，交给生父？而那位生父在促成这场法律闹剧后，为何又将他弃

之不顾？为何上帝允许那些自称基督徒的极端分子炸毁内有幼童的建筑？为何城市中的孩童会在毒贩交火中无辜中弹？为何上帝不仅施加短暂的苦难，还要通过将母亲从她年轻的孩子身边夺去制造连绵世代的痛苦？为何上帝容忍卢旺达种族灭绝、德国对数百万犹太人的酷刑与屠杀、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索马里的饥荒与战乱、向未出生婴儿脑部注射盐水致死的暴行，以及其他无数恐怖事件？

这些问题本就足够艰难。但当你自己或至爱之人亲身遭受苦难时，问题会变得愈发尖锐。苦难催生出关于生命本质、存在意义、现实真相与人性的终极诘问。提出这些问题是人之常情，甚至可以说，不追问才是不自然的。我们本能地意识到苦难本不该存在。我们知道某些东西出了错。苦难是生命中最令人不安的深邃谜团之一。有些谜题（比如某些恒星为何看似比宇宙更古老）只困扰天体物理学家，而苦难之谜却直面全人类。这是贯穿所有时代的永恒命题。

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面临这个奥秘，但对基督徒而言尤为关键——他们相信上帝既良善又全能。还记得彼得前书 3 章 15 节的诫命吗？“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这段经文恰恰出现在讨论苦难的篇章中！常作准备解释我们盼望的缘由，意味着必定能应对这个问题。

苦难的意义不仅关乎我们向世界为基督教辩护，它或许正是基督徒最难为自己解答的问题。

我们在心理上无法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苦难会变得切身相关。我们或许能暂时忽略它，但一旦我们亲身经历苦难，这个问题就会以一如既往的执着卷土重来。当我们或所爱之人遭受巨大痛苦，世界显得荒谬无理，而上帝又遥不可及时，这个问题便会吞噬一切。“为何如此？”的疑问化作“为何是我？”我们如何能从看似毫无意义的事物中寻得意义？

基督徒必须思考这些问题。苦难会引发混乱而矛盾的感受，若要理清头绪、规整情绪，我们需要真理。而要寻求真理，就必须转向圣经。

我必须事先声明，我并不认为圣经对苦难的每个问题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圣经确实频繁提及苦难；它指引我们如何看待苦难，并指出上帝使用苦难的具体方式。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圣经就是那本关于苦难的书。从创世记三章中人类堕落导致苦难的起源，到启示录 21 章中苦难的最终溃败，圣经作者们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上帝的选民会受苦？他们又当如何回应？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奴役、在旷野的煎熬、遭受邻邦压迫的经历、连绵不断的战争、干旱饥荒以及流亡之痛，都是圣经作者笔下的命题。诚然，正是对苦难的追问催生了圣经的大部分篇章。这不仅仅是整个民族集体苦难的写照。约伯个人所承受的患难、诗篇作者们的困境、先知们遭受的迫害，都促使人们一次次叩问上帝。而新约不仅处理上帝子民的苦难问题，更直面那个令人揪心的诘问——为何上帝独生爱子也要受苦。

经过近两千年的神学沉思，基督的受难对我们而言似乎已不再构成难题。但对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弥赛亚的受难曾是巨大的绊脚石。还记得彼得初次听闻耶稣预言自己必须受难而死时的反应吗？“万万不可，耶稣——你不能这样做；上帝绝不会允许此事发生。”上帝怎会允许他膏立的征服者被罗马人以如此屈辱的方式处决？圣经对苦难的解答从来都不简单，但这些答案确实能帮助我们正确看待自身苦难，并学会信靠上帝。

本书将通过解析圣经关键经文来探究苦难的“根源”。首先针对“苦难为何存在”之问，第一章将深入解读创世记第3章。在阐明上帝与苦难的关系之后（第二章），我将聚焦于上帝主权与此问题的关系——先总体论述（第三章），再特别剖析约伯记与不公义苦难的难题（第四章）。第五至八章将更具体探讨为何基督徒会受苦，重点解析彼得前书。最后我将阐述如何坚忍面对苦难（第九章），并研读对受难者最具帮助的诗篇（第十章）。

第一章



为何世间会有苦难？

从创世记第三章寻找答案

如果你相信上帝，你就面临一个难题。若上帝既是良善又是全能的，世间为何存在苦难？上帝起初为何允许苦难存在？他难道不能创造一个没有苦难与死亡的完美世界吗？这些问题不仅是神学家探讨的抽象命题——它们更是在我们亲身遭遇苦难时深深困扰我们的诘问。但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思考何为苦难。

何为苦难？

若你正经历苦难，或许会觉得这是个愚蠢的问题。但体验某事物与理解其本质并非同一回事。苦难不仅仅是疼痛。疼痛通常是件好事——它能保持身体机能健全、训练反射神经与协调能力，并教会身体规避危险。杨腓力的经典著作《有话问苍天》¹用整章篇幅详述了人体疼痛系统，阐明其对

身体的正常运作的精妙作用。事实上，当疼痛系统停止工作时，如麻风病（汉森氏病）的情况，对身体是毁灭性的。如果我们说：“好吧，疼痛是好的，但为什么它非要让人产生痛苦的感觉？”答案是它必须痛，否则我们不会给予足够的重视。上帝在创造能感受疼痛的神经系统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事实上，直到近些年，疼痛本身才被视为某种我们认为不应该经历的东西。在现代美国，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免受所有疼痛的困扰，即使是意外疼痛或由我们自己的愚蠢行为引起的疼痛，我们甚至会提起“疼痛和痛苦”的诉讼，即使我们自己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但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疼痛被视为生活的一部分。

奇怪的是，我自己经历的极端身体疼痛并没有产生与经历邪恶时相同的问题。当我躺在离家五千英里的地板上痛苦地扭动并尖叫时，我没有问“为什么？”或任何其他复杂的问题。我的思维过程只能勉强抓住“上帝，请让它停止！”我无法思考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我是否正在受到惩罚，或者上帝的主权如何与此相关，或其他任何神学问题。但当我因邪恶而经历苦难时，各种问题就会涌入脑海。

我们真正的问题并非痛苦本身，而是无意义、看似随意的痛苦，或是他人蓄意施加的痛苦，尤其是致命性痛苦——那种直抵死亡的剧痛。压迫，或他人及恶魔力量对身体与精神肆无忌惮的摧残，才是邪恶的本质。若查考新约中“受苦”一词，你会发现它从不单指疼痛；受苦总与压迫或邪恶行径相关。²事实上，这个词最常指向基督的受难，或基督徒因归属基督而经历的苦难。它可能

是身体上的苦难，但同样也可能源于诽谤中伤或家庭关系破裂。希伯来语旧约中并没有完全对应希腊语“受苦”的词汇，但其更富描述性的术语——如译为“困苦”、“患难”、“压迫”或“忧伤”的词语——都指向贫穷或任何屈辱的境况，这些表述极为常见。它们同样暗示了邪恶所导致的处境。当你经历困苦与压迫、当痛苦肆意蔓延、当痛苦看似毫无意义、当邪恶如此赤裸裸地存在时，疑问便油然而生。此刻你开始质疑所认知的上帝——他的智慧、公义、良善、主权，甚至他的存在本身。

痛苦与苦难的另一区别在于：痛苦是身体的感受，可能有益或有害；而苦难则是自我、人格、“灵魂”与“本我”的体验。正如 C.S. 路易斯(C.S.Lewis)所言：“你不仅在受苦，还不得不持续思索自己正在受苦这个事实。”苦难是灵魂对邪恶体验的回应。若你正经历苦难，可能是由于身体机能失调或异化带来的邪恶（肉体之苦），但更可能是因成为压迫、种族主义、仇恨或婚姻破裂的受害者，或遭遇背叛、遗弃、非人化对待而产生的人际疏离感。亦或是你内心自我分裂，经历着抑郁、创伤、嫉妒、自我厌恶、精神错乱、绝望或羞辱。最甚者，或许你正感受着被上帝离弃的疏离。所有这些皆为你灵魂对邪恶的体验。这类苦难的邪恶根源究竟从何而来？

人类苦难的起源

对基督徒而言，这看似是个简单的问题。圣经早已给出清晰的答案。事实上，这是在创世记载之后，首个被探讨的问

题。本书大多数读者可能已熟知创世记第三章的故事：亚当和夏娃试图宣告独立于上帝，结果人类生活因此遭受诅咒。然而许多人未意识到的是，这个关于人类苦难起源的故事中，其实蕴含着上帝对苦难的救赎之种。最初也是最重大的诅咒并非落在人类身上，而是落在了蛇身上。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必一切的牲畜和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14-15节）

这个故事并非讲述蛇如何演化出特定的行走方式，而是关乎撒但——上帝与人类的大敌——所受的羞辱与诅咒。上帝绝不会允许人类沦为撒但的驯服玩物。因此，他首先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处置这恶行的始作俑者。上帝是和平之神，但他绝不与撒但媾和。事实上，正因为上帝是和平之神，他才与撒但开战，并让我们也加入这场战争。保罗告诉罗马的基督徒们：“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脚下。”（罗16:20）。上帝正在赢得这场战争，甚至可以说已经得胜，因为人子耶稣基督通过受难与复活击碎了撒但的头颅；然而基督徒们仍在浴血奋战。战争绝非舒适之事——即便对胜利者而言，它也是巨大痛苦的根源。撒但在这场战争中全力以赴。因为人类让他想起上帝，

因此，作为“上帝形象”的人类，成了撒但“报复”上帝的目标。但我们也要记住，人类同样是撒但的**败因**。

关系中的苦难

受诅咒的不只是撒但。上帝也诅咒了叛逆的男人和女人。首先，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孕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第16节）

这里揭示了人际关系破裂带来的苦难起源。婚姻中不再有和谐，取而代之的是压迫与专制。生育的喜悦被巨大的痛苦和危险蒙上阴影，沦为苦难。值得注意的是，当创世记第3章中女人被诅咒时，上帝说他会大大增加分娩的痛苦，这暗示即使在堕落之前也存在疼痛。但人类背叛后，疼痛升级为苦难。或许“怀孕的苦楚”增加不仅指几小时就能结束的生理疼痛，还包括养育子女的漫长煎熬。

尽管这一诅咒直指女性，但其实际影响范围远超人类女性群体。对人类关系的诅咒不仅意味着婚姻将失和、女性将受压迫；所有家庭与人际关系都将陷入混乱。丈夫虐待妻子，妻子操控丈夫。“代沟”并非我们这个世纪独有的现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抱怨已持续数千年。我们甚至在创世纪下一章就看到，兄弟间的竞争如何迅速升级为手足相残。或许家庭内部产生的痛苦比任何其他社会领域都更为深重。

致死的苦难

最终，上帝诅咒了代表全人类的亚当，因他的悖逆。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 3:17-19）

有人注意到，上帝说受咒诅的是地而非人。然而这无疑是对人类的诅咒，因为其核心在于全人类都将经历艰辛的生活，并以死亡告终。工作不再令人愉悦，反而充满挫败与徒劳。大地不再与人类合作，而是抗拒产出福祉，并为享受工作设置重重障碍。即便最理想的工作如今也伴随着痛苦、挫折与失意。反之，人类对赖以生存的根基（大地）变得极具破坏性，为短期经济利益肆意杀戮与污染。当然，终极的诅咒是死亡——苦难的巅峰。直到世界末日，人类都将在惨状中死去，无从逃脱。

苦难与救赎

创世记第三章的核心要义在于：上帝命定了苦难！这是他降下诅咒的结果。苦难并非

超乎他的权柄范围，亦非他所不能掌控。但同样要注意的是，苦难不仅仅是惩罚性的。它还具有救赎性。苦难并非上帝对人类不服从的报复性打击；而是上帝用来恢复其造物之正义、将我们从自身造成的邪恶境遇中拯救出来的手段。

我们可以从诅咒本身看出这一点。对蛇的诅咒（这也涉及女人后裔要承受的苦难）有时被称为“原始福音”，即对救赎者的首次宣告。女人的后裔将击碎撒但的头颅。与撒但的争战是与上帝和好的首要关联。从罪及其后果中得拯救，恰恰要通过承受这些后果来实现。

此外，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并被禁止接近生命树。诅咒宣判他们必死。但事实证明，最具救赎意义的行动正是死亡——那位终极人子耶稣基督的死亡。通过亲自承担诅咒，上帝将诅咒转化为救赎，包括我们在自身苦难中经历的那种诅咒。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观点，但此处应当注意：如果人类始祖当初能吃到生命树果实而永生，就不会有救赎性的死亡，他们和我们将永远活在与上帝隔绝的状态中。

即便是女人的诅咒，根据提摩太前书 2:15 所述，也是救赎的管道。那句谜一般的陈述“她将通过生育得救”，并不意味着女性因自身肉体生育子女而获得灵魂的救赎，而是指她与夏娃相连，女性群体通过那生育——即耶稣的降生，成为救赎的工具。耶稣正是创世记 3 章 15 节中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将要击碎蛇的头颅。⁴ 我认为这也提醒我们，女性经历着一种独特的痛苦。这种痛苦极为剧烈（我曾听闻），但其尽头却有喜乐。它同时也让我们想起另一段

保罗的教导：“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徒1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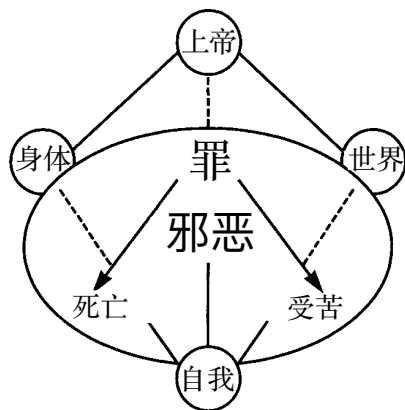
因此，关于为何存在苦难，其通用答案说来奇异，正是源于上帝对他与其形象承载者之间关系的看重。他不会对我们的叛逆置之不理。苦难是罪带来的诅咒的一部分，但苦难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邪恶与苦难

但苦难不就是恶吗？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恶是所有苦难的根源。无论是人类的邪恶还是恶魔的邪恶，都潜藏在一切苦难背后。甚至疾病也可归类为撒但的压迫——它是一种束缚（路13:16）。

正如彼得·克里夫特所指出的⁵，存在三种恶：罪是我们对上帝的悖逆与疏离。

死亡是罪的工价，意味着我们与身体的疏离。苦则是罪所结的果子，体现为我们作为具身存在者与受造界万物之间的疏离与失和。既然我们的身体是世界的一部分，苦就是致命的，而死亡则是终极的苦难。



罪、死、苦难使我们与上帝、我们的身体以及世界分离。

苦难是恶的，因为恶就是任何“对良善的破坏”。但如果苦难是恶的，上帝为何允许其存在？这个问题没有完整的答案，但我们必须首先指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能利用恶——包括苦难——来实现他的美意（创50:20），即便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旨意具体为何。

这是我们思考的起点。上帝的至高主权是圣经处理苦难议题最重要的根基。若上帝无法掌控邪恶，那么邪恶就只是毫无意义的存在，追问“为何会有苦难？”便显得荒谬。后文将对此进一步阐述。但针对“为何会有苦难？”这个普遍性问题，答案是苦难始终是诅咒的后果。因此它间接源于我们的罪性。

有时，苦难是直接由我们自身罪行导致的后果（耶 13:22）。这完全合乎逻辑。若我们试图“违背”上帝的物理定律（如重力），就会承受恶果。因此违反上帝道德律法同样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祸，这不足为奇。当今社会总在教唆我们推卸责任，这使我们可能对“自身罪孽才是苦难根源”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此生中苦难的直接原因可能——事实上往往正是——源于他人的罪，甚至与特定个人无关。显然，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中的受难者并非因自身罪行受苦；他们过去和现在的苦难都源自他人之罪。特定苦难事件与受难者可辨识的罪过之间，往往极少存在关联。

但我们易于遭受苦难的特质，以及苦难普遍降临的根本原因，皆在于人类那场大悖逆。耶稣指出（路13:1-5），彼拉多肆意杀害的那些加利利人并非因他们特别邪恶而受苦；他们受苦是因为苦难是堕落人类的共同命运。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参路13:2-5节）

苦难告诉我们某些事情出了问题。若没有苦难，我们中有多少人会关心上帝或他人的福祉？苦难的压倒性存在，以及其如此大量的事实，应当让我们意识到世界中的错误有多么严重，以及人类罪性的深重。

若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上帝一开始允许罪的存在？”，尽管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定而完整的答案，但我们可以说几点。保罗告诉我们，上帝允许罪存在是因为从罪中救赎人的过程会带来更大的荣耀，一种对上帝恩典之广度的惊叹（例如参见罗 5:20）。此外，正如中世纪神学家常指出的，基督徒与他们的上帝在神人耶稣基督里的合一，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犯罪的结果。但即使有这些“答案”，我们仍无法完全明白为什么上帝要在他的宇宙中允许罪的存在。我们只能感谢他已经胜过了罪。

苦难本身并非我们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更为关键的是：为何存在不公的苦难？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

进一步思考

1. 你是否经历过深重的苦难？对你而言，什么引发了生命中最深刻的疑问？你是如何应对的？

2. 你是否同意“若信仰上帝，就会面临一个难题”这一观点？请阐述。
3. 疼痛与苦难有何区别？心理疾病或抑郁症是否属于苦难的范畴？
4. 请评述这一观点：苦难源于人类的罪性，但未必是我们自身罪恶的直接后果？
5. 我们该如何分辨，我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否是由我们自身的罪直接导致的呢？
6. 苦难都是邪恶的吗？请说明。
7. “痛苦告诉我们某些地方出了问题。”这是如何体现的？我们能否从中获益？

本章附注

1. New York: Harper, 1977.
2. 唯一可能的例外，或许是马可福音 5:25-26 中那位长期患血漏的妇人，但即便如此，她的痛苦也可能源自那些医生——他们利用她的困境榨干了她的钱财。此外，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 13:16 中所指出的，身体疾病是撒但压迫的一种形式。耶稣的医治与驱鬼一样，都是他战胜撒但的标志。
3. C.S. Luis, *A Grief Observed*, (New York: SeaBury, 1961), 12.
4. 参见 G.W. Knight, *The Pastoral Epistles: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2) 146f
5. P.Kreeft, *Making Sense of Suffering*, (Ann Arbor, Servant Press, 1986), 24.

第二章



苦难与上帝

圣经宣称上帝是良善、慈爱、仁慈且满有怜悯的。上帝憎恶罪恶。此外，圣经还宣称上帝是全能的（即他能够随心所欲行事）并拥有绝对主权（即他施行一切所喜悦的）。因此他本可以消除世上的邪恶与苦难，然而现实中罪恶与苦难依然存在。这看似矛盾，不是吗？

法医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尤贝拉克(Douglas Ubelaker)讲述了一个故事¹：1977年，一名年轻女子在婚礼前一周遭绑架、强奸并被枪杀。约六个月后，凶手将女孩的头颅装在塑料袋里带到警局，称自己梦见了这起谋杀。经过警方尖锐质询后他供认罪行，其他证据也证实他就是凶手。但后来他翻供坚称无罪。佛罗里达州法律仅允许将供词作为证据的前提，是这能证明死亡由犯罪行为直接导致。尽管受害者头骨上有弹孔，法官威廉·罗利(William Rowley)仍判定犯罪行为的证据不足，最终撤销了案件。这位谋杀

凶手逍遥法外且无法再被审判。目睹这场司法闹剧的年轻女子未婚夫，你会对他说什么？你如何让他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公正且良善的？

问题甚至可以更尖锐地提出。我们因奥斯维辛而战栗，正是因为它是一个蓄意的行为。人类（纳粹终究也是人）怎能故意对数百万包括幼童在内的人施加如此难以置信的苦难？但对相信上帝主权的基督徒而言，这个问题要严重千倍。上帝怎能刻意地让数十亿人（包括孩童）受苦？当他能阻止却未行动时，至少是默许了苦难的发生。有时甚至显得他在共谋其中。

1990年10月，十岁女孩查莉蒂(Charity)与朋友去了离家五英里的旱冰场。她母亲当晚外出，雇了保姆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查莉蒂本应在旱冰场关门时打电话让保姆接她。关门后，朋友们被父亲接走。半小时后她走到附近的哈迪斯餐厅询问时间。约凌晨1点，哈迪斯打烊员工发现她坐在路边——这是人们最后一次承认见到活着的她。几天后她的尸体被发现，生前遭强奸和勒颈。为何查莉蒂没打电话回家？原来她的弟妹玩耍时碰掉了电话听筒，保姆始终未察觉。孩子们上床后保姆睡着了，直到查莉蒂母亲回家才发现异常。²

当我初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它确实引发了我信仰上的一次小小危机。上帝究竟为何要命定这一连串事件，精准地

导致这场悲剧的连锁事件？如果孩子们没有碰掉电话，如果保姆没有睡着，如果查莉蒂的朋友们载她回家，如果她的母亲早一点回来，或者如果那个杀人强奸犯当时不在附近，那么这场可怕的灾难就不会降临在她身上。难道上帝是某种宇宙虐待狂，密谋对付这个十岁的小女孩，确保她遭受痛苦和死亡吗？

上帝是全能的吗？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否认上帝是全能的。许多人采取了这种方法，但最著名的可能是拉比库什纳(Kushner)在他的书《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³中。在试图应对儿子的死亡时，库什纳得出结论，上帝实际上无法解决问题。根据库什纳的说法，上帝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他是一个与我们同感的朋友，为我们最深的渴望提供焦点，并在我们最深的绝望中安慰我们。“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因为世界就是这样。上帝不对我们的痛苦负责；相反，他是站在我们痛苦中的朋友。

库什纳为支持其观点提出了一些相当古怪的圣经解读。例如，约伯记 40-41 章中上帝对约伯的言辞，在他看来并非彰显上帝的主权；相反，上帝是在告诉约伯自己管理世界有多么艰难，无法始终阻止恶事无序发生。库什纳声称：“若试图将大屠杀或任何苦难解释为上帝的意志，便是站在行刑者而非受害者一边，并宣称上帝亦是如此。”⁴

拉比库什纳的特定解决方案因其提问方式而存在缺陷，这一点许多基督徒已指出：真正的问题不应是“为何坏事会降临于

好人？”而是“为何好事会发生在坏人身上？”⁵这听起来很正统，但我不认为那种轻率的回答能让约伯满意。更何况，曾有一位真正的好人，他所受的苦难比任何人都多。即便在我们这些罪人之中，苦难的分配也显得极不均衡——有些极其邪恶的人此生几乎不受苦，而善良、温和、虔诚之人却常常饱经磨难。认识到库什纳拉比问题中的缺陷，并不能让问题消失。

库什纳的著作销量数百万册，显然触动了人们的神经。他因儿子离世的亲身经历而获得可信度，吸引人们趋之若鹜。为何他的书如此畅销？我认为是因为它为所有信仰上帝之人隐约感受到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答：上帝可以成为朋友，却无需为我们的苦难承担任何责任——无论是通过行动还是不作为。库什纳笔下的上帝可亲、可敬、友善可亲——是一位能理解我们苦难与无力处境的同路人。在他的体系中，祷告不会改变客观现实，只会改变我们自身。宗教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保持敏感，并通过肯定自我价值赋予我们度过苦难的力量。

诚然，祷告确实能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更敏感，并给予我们力量，但这位神明并非我们在圣经中所见的上帝。一个只会束手无策、徒表同情的上帝有何意义？我们不会向无能为力的邻居祈祷，无论他们多么富有同情心。圣经作者们向一位能够扭转局势的至高者祈祷。就连耶稣在极度痛苦中向上帝祷告时，也深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上帝的能力，而在于他的旨意：“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拉比库什纳并非唯一试图通过削弱上帝全能性来解决苦难问题的人。在基督教传统中，道格拉斯·约翰·霍尔(Douglas John Hall)

相当刻意地重新定义了上帝。⁵事实上，那位全能的“正统”上帝对霍尔而言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上帝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暴虐神祇，残忍而专横地将骇人的苦难强加于无助的受造物身上。上帝并非全能者；他是受苦的那一位。霍尔相较于库什纳有一定优势，因为他可以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说：“上帝明白受苦的滋味——他亲身经历过苦难，因此能与我们感同身受”，这当然是事实，也给基督徒带来极大安慰。与库什纳不同，霍尔还试图认真对待人类的罪。但这位无能的神终究不是圣经中的上帝。圣经作者们即便困惑于为何上帝不施以援手，却始终坚信上帝施行拯救。

上帝是良善的吗？

解决这一困境的第二种方式是否认上帝的良善。这正是公元二世纪诺斯替主义者所采取的做法。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造物主是邪恶的。根据他们的观点，救赎之神与造物主之神截然不同。但圣经自始至终都贯穿着造物主良善的预设，申命记 32:4 不过是众多经文中的一例。而仅仅提出上帝是否“符合”我们良善标准的问题，就是在假设我们而非上帝设定了良善的标准。如果我们衡量良善的标准并非上帝本身，那么这一标准必然存在于我们内部，如此一来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标准，“良善”也就成了无意义的术语。

苦难是真实的吗？

第三种选择是否认苦难的存在。这是“基督科学教”的观点。苦

难不过是虚妄的幻象，要征服它，得用“免于痛苦”的真实状态去替代苦难的幻象。

幸运的是，很少有人拥有如此强大的想象力，能够假装苦难不存在。此外，基督科学教信徒也会像其他人一样生病和死亡。而且，如果我们正经历苦难的幻象，难道我们不仍在遭受幻象之苦吗？

这种方法给真正受苦的人带来了可怕的压力。它让他们因缺乏足够的信心去“认识”自己并未受苦而感到内疚。此外，它让那些未受苦的人自我感觉良好，却对受苦者毫无同情。基督科学教吸引的是富足健康之人。这种扭曲的宗教使人们得以摆脱对穷人的任何责任感，坚信受苦者只是无知。简言之，“未曾受过伤的人，才会嘲笑他人的伤疤。”

这一方法更为精妙的变体——更可能吸引真正基督徒的——是将苦难重新定义为仅仅是对降临于我们身上的一切未能顺从接受。苦难因此变成了一种心态。这种方法有一定吸引力，因为它包含部分真理——苦难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层面的。严重抑郁是一种可怕的苦难形式，且往往与任何明显的外部诱因无关。但将苦难仅视为心态问题，就否定了邪恶的真实存在。

这一方法的终极形式是佛教，其宣称苦难不过是我所拥有的与我所渴望的之间的差距。要摆脱苦难，就要摒弃所有欲望（包括摆脱痛苦的欲望）。涅槃，即苦难的终结，就是所有欲望的熄灭。彼得·克里夫特指出，这就像为了治愈疾病而杀死病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安乐死。⁶ 此外，这种方法将上帝与此世界完全隔

绝，而上帝仅仅沦为一种智性概念，与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毫无关联。

若我们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路径，所得到的上帝就并非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因此这种论点认为，恶的存在证伪了圣经中的上帝。但我们要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替代基督教的体系能为苦难提供答案，也无法解释我们对苦难之恶的本能感知。若没有上帝，苦难就只是客观存在；它不意味着任何事，其邪恶性质也不过是主观好恶的判断。

苦难与意义

或许没有哪本书比埃利·维塞尔(Eli Wiesel)的《夜》⁷更生动展现本世纪之恶的可怖。这本书仅平实叙事，却尖锐地提出了人类困境：一方面，恶的幽灵鲜少如此清晰可见；另一方面，所有认定善恶具有意义的依据都被摧毁。维塞尔记述了他在集中营第一夜灵魂被碾碎的经历：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夜，集中营的第一夜，它将我的生命化为漫漫长夜，被七度诅咒，七度封印。我永远无法忘记那浓烟。永远无法忘记孩子们的小脸，他们的身躯在我眼前化作缕缕青烟，消散在沉寂的蓝天之下。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些火焰，它们永远吞噬了我的信仰。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夜晚的死寂——它彻底剥夺了我活下去的念想，永生永世。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瞬间——它们扼杀了我的上帝与灵魂、将我的梦想碾作尘埃。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哪怕我被罚与造物主同等漫长的寿命，永不忘记。⁸

维塞尔当时十五岁。后来某天，目睹一个孩子被缓慢绞死后，他听到集中营里有人问道：“上帝此刻在哪里？”维塞尔说：“我听见内心有个声音回答他：他在何处？就在这里——他正悬挂在这绞刑架上……”⁹

世间显然存在大量恶行。但除了情感上的冲击与不适感之外，埃利·维塞尔能提出什么理由来证明纳粹的行为是错误？唯有他面对道德恐怖时所摒弃的神圣道德秩序信仰，才能为判定此类行为绝对邪恶提供基础。若无此信仰，“邪恶”一词便失去实质意义，仅成为表达个人厌恶的标签。

上帝与意义

另一方面，苦难与邪恶的存在虽是一个巨大难题，但若我们承认上帝，它们便具有意义。“为何存在苦难？”这一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上帝的存在以及苦难具有意义。当事物具有意义时，它便成为指向另一种存在的标识。若苦难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必须超越苦难本身，去探寻赋予其意义的位格者。若没有上帝，“为何存在苦难？”的质问将毫无意义，因为苦难或其他任何恶行都不存在所谓的“为何”。人类本能地追问“为何”，因为他们本能地知晓至高上帝理应是良善的。当我们停止追问为何时，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人性便消亡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在维塞尔《夜》的序言中，如此描述多年后维塞尔的面容：

... 那面容，如同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却仍困锁在曾禁锢他迷失的阴森疆界之内，

在可耻的尸骸间踉跄而行。对这孩子而言，尼采的呐喊几乎是一种肉体可感的现实：上帝已死，那位充满爱、温柔与慰藉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在这场由“种族”——这个所有偶像中最贪得无厌婪的存在——所制造的人类浩劫浓烟中，永远消失在这孩子的凝视之下。¹⁰

维塞尔再也无法信仰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至少无法再相信一位良善的上帝。但若不存在至高无上的上帝，那么我们的存在与行为都只是盲目偶然的产物，道德也将沦为空洞的功能性概念；倘若造物主本身不具备道德良善，那么我们区分善恶的标准不过是自我想象的产物或个人品味的表达。我们意识到某些事物本质上是邪恶而不仅令人不悦，这种认知正是显而易见的证据——在我们意识深处存在着超越个体的道德准则，其存在源于一位道德之神创造了我们。

唯有那些想象力极其强大的人，才能成功否认世间存在邪恶，即便如此，这些人也很少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种否认。或许有人可以声称痛苦无关道德；但一旦有人说纳粹大屠杀是错误的，便已默认宇宙具有道德属性，且默许了道德造物主的存在。如今许多试图否认这位造物主的人，其解脱之道是宣称不存在绝对的对错，因为没有任何法则始终统御整个宇宙，或者说道德是人类整体的功能属性。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否绝对错误？人们内心深知某些事情本质上是错误的，这正表明他们内心明白道德造物主的存在。

我从未经历过十五岁年轻的埃利·维塞尔的那种经历。

因此我所说的许多话对某些人而言会显得空洞。但也有其他人经历了相似甚至更可怕的恐怖，却未产生同样的影响。我认识另一位犹太男子，同样被关押在集中营，目睹了难以言表的恐怖，仅勉强逃脱灭绝。他经历了漫长的心理康复之路，至今仍难以轻易谈论此事，但后来他顺服于上帝的主权，并紧紧抓住那位受苦的圣子作为他唯一的答案。难道这不是一种可悲的讽刺吗？埃利·维塞尔以为他看到上帝被绞死在绞刑架上，却未能仰望那位确实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注：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上帝？

进一步思考

1. 人们尝试用哪三种方式应对苦难与上帝主权的问题？除了这些，你还能想到其他方式吗？
2. 拉比库什纳对上帝与苦难关系的解释与圣经相比如何？你认为人们为何会被库什纳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所吸引？
3. 你是否曾因自己或他人的苦难而经历信仰危机？你认为我们应当试图压制这些怀疑吗？
4. 你是否曾有过与埃利·维塞尔相似的感受？基督徒能否对埃利·维塞尔说出些在他听来不显陈词滥调的话？
5. 邪恶的存在是否是上帝存在的一种证明？是如何证明的？

本章附注

1. 该故事记载于 D. Ubelaker, *Bones 的 A Forensic Detective Cakebook* (New York : Harper, 1992), 124-127.

2. 同上， 117-18。
3. Harold S. Kushner,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New York: Avon, 1983)
4. 同上， 第82页。
5. Douglas John Hall, *God and Human Suffering, An Exercise in the Theology of the Cross*, (Minneapolis: Augsburg, 1986)
6. P. Kreeft, *Making Sense of Suffering*, (Ann Arbor: Servant Press, 1986), 4
7. Elie Wiesel, *Night*, (New York: Hill & Wang, 1960).
8. 同上， 43-44。
9. 同上， 71.
10. F. Mauriac, "Introduction", in Wiesel, *Night*, 9.

第三章



上帝的主权

如果我们不能否认上帝是全能的，我们不能否认他的良善，也不能否认苦难真实存在，那么关于苦难与邪恶的问题是否有解？唯一真正可行的答案就剩下“奥秘”。

圣经给出的答案是：上帝确实拥有绝对主权——他利用邪恶来实现某种良善的目的，尽管多数时候这一目的并未向我们显明。然而，这奥秘并非纯粹的沉默。圣经从耶稣的受难中看到了这奥秘的意义。我将在后文重提此话题。但此刻最关键的是，我们要从根本上理解上帝主权这一议题。

折中之策？

不难看出库什纳拉比(Kushner)的解决方案问题何在，尤其对阅读圣经的基督徒而言。因此，一些基督徒试图通过限制而非否定上帝主权来解决苦难问题。这种观点认为，上帝有能力干预却选择不干预。他们说上帝必须容许人类自由，这意

意味着他必须允许超出他掌控范围的事物发生，包括罪恶。上帝之所以“允许”苦难存在，是因为这意味着摧毁我们的自由，他不会强行介入并终结苦难。因此，上帝的主权被重新定义：上帝拥有拨乱反正的无上权能，但他却选择克制使用自己的力量，以免破坏他所造的、具有道德意识的生灵之自由意志。而摧毁自由意志，将比那些自由个体所犯之恶更为恶劣。

这其中包含部分真理。诚然，上帝并非直接引发罪恶，但他容许其存在。上帝可以通过摧毁造物之自由来消除邪恶，但他选择不这样做。若上帝真的以剥夺自由为代价消灭邪恶，你会欣然接受吗？我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时刻我或许会回答愿意。当你深陷痛苦时，从痛苦中解脱便成为至高无上的优先事项。

《星际迷航》早期有一集名为“Menagerie”，讲述瘫痪的派克舰长面临一个抉择：一边是终生沉浸在健康与幸福的幻觉中，另一边则是直面瘫痪与无助的真实境遇。在原版剧本中，派克舰长最终拒绝了幻觉的诱惑而选择现实。但最终播出的版本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梦幻世界，对现实与真理甚至未曾稍加思索。尽管现代人似乎普遍更倾向于麻醉而非现实，但对于灵魂强健的人类而言，丧失真理本身就是最恶劣的苦难形式。因此，剥夺自由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是用一种痛苦替代另一种。所以，上帝维护我们自由行动的能力至关重要——正是这种能力为恶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问题在于，并非所有苦难都源于人类自由的表达。在纽约市，四名年轻女孩

在前往主日学的路上，一阵狂风将一棵老树吹倒在他们乘坐的面包车上，导致孩子们被压成血肉模糊的肉酱。¹这场可怕悲剧背后并无自由意志的介入——它纯粹是百万分之一的偶然事故！再者，若上帝“必须”允许自由意志因而容许苦难存在，为何众多诗篇作者仍向上帝呼求，期待他采取行动？如果上帝要克制自己的力量以免干预压迫者的自由意志，圣经作者又何必恳求上帝将他们从压迫者手中拯救出来？倘若他们在诗篇结尾重申对上帝的信任，那也并非因他们接受了上帝不帮助困苦人的事实，而是因他们承认上帝更高的智慧。

所有基督徒都知道，圣经期待上帝最终在审判世界时将一切拨乱反正。但那伟大的日子是否会“干涉”恶人的自由意志？制定禁止谋杀的法律“限制”潜在杀人犯的自由意志，或抓捕惩罚此类恶人，这本身是邪恶的吗？显然，上帝并未阻止所有恶行——谁知道他暗中阻止了多少我们无从知晓的恶事？——但我们不能以维护自由意志为由解释他的不作为。他必有自己的旨意。

祷告与上帝的主权

小说家彼得·德弗里斯(Peter deVries)写过一部关于信仰丧失的感人故事，题为《羔羊之血》(The Blood of the Lamb)。²他尖锐地指出：向上帝祈求医治意味着承认他的主权，因此苦难必在他的主权安排之中。但对故事主人公唐·万德霍普(Don Wanderhope，推测也是德·弗里斯本人的写照)而言，这无法接受。在故事中，唐对身患肺结核濒死的女友蕾娜(Rena)说，

我只是想说，祈求他治愈你——或我，或任何人——意味着存在一个随意施加苦难的人格化存在。这样的祷告无异于恳请对方发发善心，停止伤害。这种想法令我作呕。我宁愿相信我们只是概率的牺牲品，也不愿将这种力量尊称为天意。³

尽管唐认为这个想法“令人厌恶”，但它却无法回避。唐的假设没错：如果上帝能治愈伤痛，那么他必然也在施加或至少允许苦难存在。遗憾的是，唐看不到任何比自身安逸更重要的意义或更高尚的价值，因此他认为这种苦难既无来由，又残酷不堪。但他也意识到，除非上帝对苦难拥有至高主权，否则为此祈祷将毫无意义。

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导致了对祈求医治的本质的诸多误解。唐·卡森（Don Carson）指出，基督徒未能认清上帝在苦难中的主权，或许是基督教内“神迹奇事”运动的根源。⁴这些热忱的信徒“正确地”坚持要看到上帝通过战胜疾病来彰显大能——正如福音书所记载的。疾病是魔鬼的作为，上帝藉着耶稣确实摧毁了魔鬼的作为，包括疾病。但有时人们缺乏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正确认知：上帝既是健康的赐予者，也同样是疾病背后掌权的主。上帝的篱笆本是为隔绝撒但而设（约伯记1:10），若他撤去这保护，必有其美意。若不承认上帝在苦难中的主权，苦难就沦为毫无意义的纯粹恶事——要么是上帝尚未处理（这与福音相悖），要么是因我们信心不足而受阻（这会给受苦者强加沉重的罪疚感，正如约伯的朋友们所为，

将负罪感强加于他)。然而,当你意识到到无论是在苦难之中还是在安康之时,上帝都拥有至高主权,那么苦难在你眼中的意义便会随之改变——它纵然令人悲痛,却并非毫无缘由;这份看似灾祸,实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存在的必要安排。

(罗 8:28)。正如一位清教徒曾观察到的:“他所赐予的,皆为我们所需;我们所需的一切,他也必赐予。”

若上帝不愿或不能保护我免受那些凭自由意志想要伤害我和家人的凡人或魔鬼之害,他怎能自称为我的盾牌与堡垒?若你认为撒但能在上帝未允许时使你受苦,那你便无法再信靠上帝。若事实上他因不愿干涉某人的“自由意志”而拒绝采取行动,保罗怎能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4:19)?若非出于撒但要击溃你的图谋,你的苦难又能有何别的用意呢?信靠上帝,便是承认你坚信他凡事都有定夺。可倘若上帝并非刻意容许你经历苦难,那么这份苦难对你、对任何人而言,便都毫无意义可言,我们不如就此缄口不提。但圣经从未对此避而不谈——它在苦难之中发掘出了形形色色的意义与价值,只因圣经的作者们以恳切之心祷告,始终坚信上帝执掌一切。

圣经与上帝对邪恶的主权

圣经作者们极为诚实,当他们直面苦难时,可能会暂时质疑上帝的某些属性。他们像约伯一样怀疑上帝是否真正正义,像耶利米一样抱怨上帝欺骗了他们,像诗篇作者一样担忧上帝是否已离弃他们。但圣经作者们从未质疑过的一个属性,就是上帝的大能。他们从未为了将上帝塑造成“仁慈”形象而淡化其主权——这正是拉比库什纳以及一些基督徒试图要做的。

让我们看看那些经文，上帝掌管一切，甚至包括邪恶与苦难。

- 箴言16章9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位圣经作者显然不认为人的自由意志会以任何方式限制上帝对万事的定旨。
- 以赛亚书 45章7节“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耶和华创造灾祸。他当然不会因此感到震惊。
- 诗篇 60章3节：“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诗篇作者将苦难的源头归于上帝。苦难并非在上帝的旨意之外。
- 出埃及记4章11节：上帝反问摩西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上帝使人耳聋眼瞎！这并非因他们的罪过，也不一定有任何可辨识的原因。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9章医治盲人时，他告诉门徒那人的眼瞎既非因自己的罪，也非因父母的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通常我们甚至无法知晓某人天生失明的具体缘由；但这里的关键在于，他的失明有着特定目的，且是上帝的旨意。这绝非单纯的“厄运”。
- 使徒行传4章27-28节：门徒们祷告说：“希律和本丢·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预定必有的事。”

门徒们相信，上帝早已计划让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得以实施。希律、彼拉多和犹太公会虽密谋勾结，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上帝既定的旨意，正是上帝将他们聚集起来实现这一目的。

但如果上帝确实完全掌控一切，我们又该如何反驳库什纳拉比的指控——这样的上帝站在刽子手一边，或德弗里斯抱怨的“上帝专横地降灾于我们”？

尽管我们无法消除此处的奥秘，因上帝时常隐藏自己的谋略，但我们可以指出几点：首先，至少部分苦难会带来我们能（事后）辨认的善果。约瑟对最终悔改曾将他卖为奴隶的兄弟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虽然我们无法看透所有苦难的意义（或许甚至大部分苦难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苦难是专横或残酷的。断言上帝专横残酷，等于宣称自己能洞悉万物本质、全知全能。

其次，要记住“恶”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它可以指苦难、痛苦、逆境、灾祸等，也可以指实施这些行为之人的恶意与邪恶。耶利米书11章17节同时使用了这两种含义：“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力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译注：降“祸”的英文也用的是“恶”这个词）显然，第一种“恶”与第二种截然不同。

第三，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尽管上帝确实会出于自己的理由允许苦难发生，但这样的苦难并非让他无动于衷，正如父母为治疗孩子的疾病不得让其受苦时也并非冷漠。诗篇 56:8 对上帝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

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上帝记录着他每个儿女的忧伤，即使这些忧伤是他所命定的。就在耶稣以最严厉的言辞谴责犹太领袖们的邪恶之后，在预言那座城将迎来耻辱的未来之前，他用极其感人的语言为耶路撒冷哀哭。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太 23:37-38)

就在短短几年内，一场可怕的审判即将降临耶路撒冷。尽管这是上帝旨意中的审判，但这仍令他深感悲痛。

第四，上帝亲自通过他的儿子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彼得前书2章24节明确将以赛亚书的语言应用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同样，这一主题充满了奥秘。上帝并非远距离地同情；他亲自将人类的苦难承担到自己身上，其程度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不公正苦难的奥秘，因上帝为何要让他所爱的独生子经历苦难这一更大的奥秘而更加深奥。尽管我们知道圣经的教义，即耶稣的受苦和死亡是为消除那针对我们的愤怒所必需的，但想到上帝让他最爱的儿子代替应受此愤怒的人承受这一切，我们仍然无法理解。这对我们来说毫无道理，但在上帝那里却有某种意义，

而我们最好为此心存感激。上帝的旨意往往神秘莫测，但它们终究是有目的的，而非上帝无力或不愿阻止的随机暴力行为。上帝受苦并非因他无能，而是因他定意要受苦。耶稣说：“我为羊舍命……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约10:15,18）。因此苦难具有意义，因它并非偶然或任意。

苦难自古有之

我想，每个经历过苦难的人都难免认为，自己的苦难比他人的苦难引发更棘手的疑问。我们都以为自己独尝苦杯。诚然，这个世纪见证了难以置信的苦难与暴行。但苦难与暴行并非本世纪独有。

斯坦利·豪尔瓦斯（Stanley Hauerwas）认为，儿童的苦难与死亡是基督徒凭信心面对的最严峻生存难题。他指出，这是因为儿童尚未形成能赋予苦难意义的人生故事。⁵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虽然亲身经历自己孩子的死亡绝对令人崩溃，但儿童夭折并非二十世纪特有现象——事实上过去更为普遍。巴赫（J. S. Bach）二十个子女中仅有九人比他活得更久，他亲手埋葬了十一个孩子。他的首任妻子更在巴赫短暂外出时猝然病逝，归家时她已入土。巴赫必定多次叩问：“上帝啊，为何如此？”或许正因深谙苦难滋味，巴赫才能在《马太受难曲》中如此炽烈地演绎基督的苦难，并更紧地依偎那位使苦难有意义、曾亲身承受丧子之痛的主。

此外，苦难实际上无法量化，正如集中营幸存者J.C.贝克（J.C. Beker）所言。⁶目睹妻子因癌症漫长痛苦死去的丈夫，与目睹妻子被送进奥斯维辛毒气室的丈夫，谁的痛苦更轻？或许后者更难接受，因为那是恶人蓄意的暴行，人性之恶令人难以承受——但两种情境下失去至亲的人们，终究都承受着失去之痛。

圣经作者们无疑深谙苦难。他们应对苦难的方式极具启发性。诗篇11章3节道出了诗人因上帝未在“恰当时刻”干预而感受到的崩塌：“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当上帝允许你经受苦难时，你是否会觉得自己生命的根基、信仰的支柱，都在被摧毁倾覆？而诗篇作者给出的答案，仅仅是信靠上帝的至高主权：“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第4节）。换言之，上帝掌权且深知其作为。无人知晓诗人历经多久挣扎才抵达这番笃信，但这确是唯一值得选择的道路——其他所有路径终将通向虚无。

进一步思考

1. 你是否真正相信上帝的全然主权？在经历苦难时，你的这一信念是否曾受到动摇？
2. 请评估这句话：“我真不该在人生这个阶段生病。”
3. 你会如何向正在经历苦难的人讲述慈爱上帝的主权（或主权上帝的慈爱）？

4. 许多基督徒针对拉比库什纳提出的“上帝并非全能”观点，采取了怎样的‘中庸之道’？这种折中立场是否存在某种真理的成分？
5. 尽管上帝对苦难的掌控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奥秘，但是否有证据表明，即使在我们受苦时，上帝依然爱我们、体恤我们，并关切我们的福祉？
6. 若你曾经历苦难，当时可曾相信上帝知晓他的作为？这份认知可曾带来慰藉？

本章附注

1. 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97, A1.
2. Peter deVries, *The Blood of the Lamb*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9).
3. *Ibid.*, 104.
4. D. A. Carson, *How Long O Lord* (Grand Rapids: Baker, 1990), 123– 26.
5. S. Hauerwas, *Naming the Silenc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67.
6. Jan Christiaan Beker, *Suffering and Hope: The Biblical Vision and the Human Predic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ix.

第四章



约伯的功课

约伯记生动展现了一个行走在苦难之路上的人。若你曾走过这条路，便知它并不轻松。但让我们稍随约伯的足迹，看看能从他的经历中学到什么。

首先需要指出，古代近东地区的普遍“智慧”认为：人的苦难与某些被神（或众神）不悦的行为存在直接可见的关联。若某人遭受苦难，必是因他触怒了某位神明。

圣经（尤其是箴言）承认违背上帝确实常会招致苦难的后果，但也明确指出许多苦难无法以此解释。在这方面，圣经——特别是约伯记——犹如古代世界的灯塔。约伯的苦难非但不是上帝不悦的标记，反而是他眷爱与认可的印证。我们从约伯记第1章读到，上帝如何通过允许撒但的迫害来彰显约伯的品格。但约伯本人始终不明白自己受苦的缘由。

约伯的第一课：我们并不智慧

上帝允许苦难存在是为了他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但我们无法知晓他在每一具体事例中容许苦难的特定缘由。若说约伯的故事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必然是对苦难问题的所有解答都并不完备。某些答案或许在某些时刻成立，但我们始终无法获得一个确凿的终极答案。¹约伯起初认为自己理应能理解所受的苦难，他认为上帝欠他一个解释——他错了。约伯的朋友们自以为真正明白缘由——他们错得更甚。若你身处约伯之境，作为受难者，你无法总是理解自己的苦难，因你无法知晓上帝的旨意。而若你有一位正在受苦的朋友，当心别让你的善意使你沦为“约伯的朋友”，反而加剧你朋友的痛苦。

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普遍认为悲剧必定源于个人生活中的某种罪过或过失。或许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童年时很少经历苦难，除非因犯错被父母管教，于是自然联想到，当厄运降临，那就是上帝在惩罚我们的某些过错。

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爆炸案发生后不久，我听到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的访谈，他谈到孩子们可能遭受的心理创伤。如果一个孩子当天早上曾因拒绝吃麦片与母亲争执，她可能会认为，爆炸是对她不听话的惩罚。成年人同样擅长在坏事发生时，将并非自身过错的责任揽在身上。更糟的是，人们常对遭遇悲剧者说，“主必是在为某事惩罚你”。约伯的朋友们显然采取了这种态度，而在约伯记42章7节中，他们因如此言论受到严厉斥责：“我的

怒气向你和你两位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事实是，在圣经中——最明显体现在约伯记里——，往往是那些被上帝眷顾的人反而遭受苦难。若将一切苦难都归咎于惩罚，便是对上帝的妄论！

仅仅复述教义正确的言辞也无济于事。约伯的朋友们都说了许多符合教义的话，但这并不能帮助约伯面对自身的苦难。例如在约伯记第8章，比勒达阐述了完善的正统教义。当约伯在第9章回应时，他承认比勒达的教义正确无误：“我真知道是这样……”（第2节）。但约伯想要知道的是，如何能因感受到神学理论与自身经历的现实之间的落差，而向上帝讨个说法。类似对话也出现在第11和12章中，约伯在第12章甚至语带讥讽：“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绝了”（第2节）。换言之，约伯实际上在说：“你们以为我不懂这些道理吗？我为何会认知失调？这些教义固然正确，但我面临的是生存困境，而非教义问题。”事实上，约伯的生存困境恰恰以这些教义为前提——若非深信上帝是公义且至高无上的，他根本不会对上帝提出质疑。

但当上帝确实回应约伯时，发生了什么？他并未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告诉约伯受苦的原因，更未推卸责任说：“听着，约伯，我总得给撒但留点自由意志吧！”他只指向自己对天地万物的至高主权，告诉约伯他毫无智慧。然而最终上帝却称赞约伯，恰恰因为约伯承认自己不明白上帝的作为。而那些试图为上帝辩护、为约伯苦难寻找合理解释的朋友们，反而遭到严厉斥责。这是约伯学到的第一课——

唯有上帝全然明白他的作为，我们最好不要妄言自己知晓他人受苦的缘由。

约伯的第二课：诚实为上策

在约伯记的结尾，上帝称许他关于上帝的言论正确（42:7）。这是因为约伯始终保持彻底的诚实。约伯向上帝的呼求，正是一个诚实信徒的呼求典范。尽管约伯的疑问使上帝的“旨意暗昧不明”（38:2），他却从未停止呼求上帝。在新约中，雅各称约伯为忍耐与恒心的伟大榜样（雅5:10-11）。

约伯在我们眼中，既不像是忍耐的典范，也不似虔诚的楷模；他在一章接一章中痛苦地抱怨。从早期章节中单纯的困惑与哀诉，到后期直接对上帝的指控，这向我们表明：面对苦难的正确回应，并非“强颜欢笑默默承受”或空洞的虔诚套话。约伯的恒忍体现在他持续紧抓上帝不放；他不断叩击上帝的门扉直，至得到回应。这正是孩子对全然信任的父母所做的。当境遇使你——上帝的儿女——心生疑虑时，你渴望得到确据。在苦难中寻求确据、渴望持续感受上帝之爱的证据，这完全合情合理。

因此，试图制造某种人为的负罪感来“证明”上帝的正当性或让他不再打扰你，是愚蠢之举。不幸的是，这往往是我们面对苦难时的反应。但需再次强调，这种想法假设了所有苦难都直接源于我们自身的行为。约伯的朋友们因试图“为上帝辩护”而受到斥责，而约伯则因未屈服于他们的论点、未假装有罪而受到赞扬。当然，当你真正经历苦难时，试图用任何方法“让上帝不再追究你”，是完全可理解的。

因为停止痛苦的渴望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压倒一切。未曾经历巨大苦难的人，很难理解这种需求会强烈到何种程度。然而，试图操纵上帝，让他消除你的苦难，就是试图将他贬低为异教信仰中那种反复无常的神明，而显然，上帝不会允许自己被降格为异教神祇。

约伯记的第二课——保持坦率的诚实——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想要真正亲近上帝。你无法向上帝隐藏真实感受，而上帝也坚决要求你不要尝试。遗憾的是，有些基督徒认为这种诚实是不合宜的。

几周前我所在教会公告中的插页谈及祷告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直接告诉上帝我们的感受”是否正确。插页给出的答案是“不——我们应当永远怀着感恩的心亲近上帝”，仿佛我们有可能向上帝隐瞒真实感受似的。

但圣经并未如此教导。不仅约伯，圣经中所有最敬虔的人物，包括受感写作的作者们，都极其坦诚地表达内心感受。耶利米向上帝呼喊：“你曾劝导我”（耶20:7，译注：英文圣经为“你愚弄了我”）。拿俄米宣称：“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玛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得1:20）。诗篇作者哀叹：“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22:1）。这些圣经作者在与上帝角力时犯罪了吗？当耶稣呼喊“你为什么离弃我”时，他的祷告是否不当？诗篇作者只哀哭不感恩时，是否在犯罪？实际上，约伯的朋友们确实暗示，约伯向上帝表达负面情绪是错误的（如伯15:25），但他们因虚伪受责。即便圣经作者对上帝的指控是犯罪，掩饰内心的挣扎则更为恶劣。在上帝眼中，诚实比表面虔诚更重要。

诚然，成为上帝的选民意味着要与他角力，正如“以色列”这个名字所暗示的（参见创 32:28）。雅各被称为以色列，因他与上帝较力。以色列民族同样是与上帝较力的民族。要获得上帝的祝福，你绝不能放弃或拒绝与他交锋。消极被动的拒绝交锋，仅仅表明你并不真正珍视这段关系——你只是想避免冲突。诚然，我们与上帝同行的生活是一场角力，因我们仍是罪人，但若试图逃避与上帝诚实地较力，只会罪上加罪。我们无需为上帝辩护，但绝对必须直面他。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是与上帝坦诚相处的典范。有人曾在他处境艰难时问他是否爱上帝。路德答道：“爱上帝？有时我恨他。”路德当然没有否认上帝，且鲜有人比路德更热切地献身于主。但他如同约伯，在关系中极度诚实——看看上帝如何重用了他！

我认为诗篇 88 篇在此尤为发人深省。在这篇诗中，诗人始终未得回应，未曾转向感恩，也从未表达信任或希望。全篇以阴郁的言辞作结：“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但诗人从未停止向上帝呼求。诗篇 88 篇是神圣启示下的信心表达——在沉寂与黑暗中，这般炽烈的恳求与叩击天门之举，恰是信心应有的姿态。若你正深陷苦痛，若你仍在追问上帝何在，若你真切感到黑暗是你唯一的伴侣，若此刻你无法说出“上帝，我信靠你”，那么诗篇 88 篇正提醒着我们：信心虽被隐藏，却仍能在苦难与绝望的深渊中存留。

诗篇 116 章 10 节是一节非常奇特的经文。它写道：“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奇怪的是，一些译本和注释试图让它表达更“合理”的内容。但这节经文恰恰捕捉了我们所说的。向上帝哭喊是一种回应。正是因为你相信，所以你才会在上帝面前哀叹自己的境遇。当然，向上帝抱怨不同于向他人抱怨上帝。圣经并不鼓励我们向他人抱怨上帝，但它确实鼓励我们在与上帝的角力中，保持绝对彻底的诚实。

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的人告诉我，大多数人（包括信徒）离世时状态不佳。他们并非优雅安详地在信仰中歇息，闪耀着复活的盼望，反而通常在情感和灵性上崩溃，对死亡又踢又闹。许多案例中，心智的溃散先于肉体，使患者几乎无法保持对未见之事的信心态度。但诗篇 88 篇提醒我们：一个人若无法平静理性地表达信心，并不代表没有信心。即便在痛苦中不断向上帝抱怨，约伯仍被上帝在末尾称为忠信——因为他从未停止与上帝角力。

约伯并未让自己陷入那种试图通过粉饰真相来“为上帝辩护”的思维模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苦难并非由自身罪过所致，尽管他所知的真理与亲身经历的痛苦之间仍存在未解的张力。约伯并未宣称自己是道德完人——他在约伯记 14 章 16-17 节中承认，上帝会“缝严了我的罪孽”——但他确实意识到，自己生命中没有任何行为直接导致了上帝降下的这场苦难。

约伯的第三课：未到终局不言弃

在约伯记的结尾，发生了两件事：首先，上帝从旋风中回应约伯。其次，约伯的健康与喜乐得以恢复，一切重回正轨，他也因持守正直而受称赞。然而，上帝给予约伯的答案并非他所求的。约伯渴望得到关于自身苦难的解释，但上帝并未提供解释，只是提醒约伯：主权在上帝而非人。这段关于上帝主权的提醒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它以整章篇幅描述“鳄鱼”（译注：英文圣经为“利维坦”（Leviathan），大海兽）作结。该章节乍看只是描绘一种唯有上帝能驯服的宏伟神话巨兽，但旧约中的“利维坦”实则是上帝所战胜的邪恶与混沌势力的象征。在约伯记前文（3:8）中，利维坦被呼召为诅咒白昼与生命的代表；诗篇 74:14 记载上帝“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以赛亚书 27 章则预言利维坦将是上帝在审判日击杀的仇敌。

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

在新约中，这位上帝的敌人被确认为撒但（参见启12:9-10），正是约伯记 1 章和 2 章中提到的控告者。这与上帝在约伯记 41 章对利维坦的描述完全一致，那里称它是“骄傲的水族上做王”（第 34 节，译注：英文圣经为他是所有骄傲之人的王）。上帝在约伯记 41 章强调利维坦可怖的力量，是为了表明上帝确实将魔鬼和混乱势力置于掌控之下²。这便是约伯记 1 章和 2 章的结语。诚然，撒但被允许造成大量破坏，是个强大的敌人，也确实引发了诸多

苦难；但他无法超越上帝设定的界限。而上帝终将全然得胜。

诗篇34章19节提醒我们：“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圣经始终表明，将来必有一场大审判，到那时有完全的公正，义人将永远重获健康与喜乐。那日，各人要照所行的受报（赛 3:10-14；太16:27；罗 2:6；林后 5:10；加 6:7-8；启 2:23；20:12）。

不仅如此，导致各类苦难的诅咒终将被除去（启22:3），正如启示录 21:4 所言，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还有什么比母亲轻抚脸颊、拭去泪水安慰孩子的画面更温柔呢？

问题在于，当你实际身处苦难时，这种对未来平反的期待可能显得极其遥远，且无关紧要。尽管主会将我们从一切苦难中解救出来，义人所受的患难仍是众多的。知晓苦难终将停止，或许能让当下的痛苦稍显可忍，但这并未解答苦难为何必须首先发生的问题。更进一步，它也没有回答为何上帝不立即拯救我们。他为何要等待如此之久才介入？

即刻公义？

当我们目睹不公而上帝未立即处置时，可能会深感困扰。我们渴望此刻就得见公义。但让我们稍作思考：上帝该多快纠正错误才对？即刻吗？倘若上帝真的立即惩罚每桩恶行、匡正每件冤屈、奖赏每次顺服，这对我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如果罗马书3章10节所言属实，那将意味着即刻死亡

以及所有人的地狱。请记住：我们也会犯罪。但正如 D.A. 卡森 (D.A. Carson) 所指出的，即使罪的惩罚轻于死亡和地狱，即时的报应也会彻底剥夺顺服的所有意义。每一次顺服行为都将仅仅是对预期愉悦的反应，而每一次克制不从恶，则纯粹出于避免痛苦的欲望。对这种强制的积怨会不断滋长，而既然上帝鉴察人心，进一步的惩罚就会降临，我们将迅速坠入无法逃脱的地狱深渊。

其次，若每桩罪过都必须即刻受罚，上帝之子又如何能在罪行发生之外的时间代为承担报应？待到公义全然复兴之日，凡被基督宝血遮盖之人，无人会抱怨不公。上帝以智慧和慈悲暂缓施行即时审判（参看彼后 3:9）。但他终将施行审判。朗费罗 (Longfellow) 的诗句值得铭记：

上帝的磨盘缓缓转动，
 却将万物碾作齏粉。
他虽忍耐静候，
 终将精准研磨一切。

但我们仍怀有希望，不仅是对公义的期盼，更是对上帝适时拯救的笃信。某种意义上，信心本身就是这种希望。所谓希望，就是持续将目光锚定于尚未拥有的未来。正如希伯来书所言，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事未见之事的的确据。”（11:1）。约伯在受苦时至少曾一度领悟这点，尽管他无法理解上帝为何容许苦难降临。因此，即便开始怀疑上帝是否与他为敌，他仍能表达对救赎者的期盼。

救赎主将兴起

在约伯记13章15节中，约伯作出非凡的宣告：“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译注：英文圣经为“他纵然杀我，我仍要信靠他。”）当上帝杀约伯的时候，约伯如何还能信靠他？为何信靠一位伤害你的上帝？如果你已下到阴间，信靠上帝有何意义？约伯记19:25-26节给出了约伯之所以能这么说的原因，他在那里绝妙地见证了自己对未来的盼望：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自己要见他，
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
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

这是一段令人惊叹的章节，因为在19章的上下文中，约伯将上帝描述为他的敌人（10-12节）

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
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
他的忿怒向我发作，
以我为敌人。
他的军旅一齐上来，
修筑战略攻击我，
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

即便如此，他仍指望得蒙昭雪。他期待终有一位救赎者——也就是至亲的救赎者（希伯伦文为go'el）——在上帝面前为他伸冤。在这里，对“约伯究竟真正明白多少”采取谨慎的态度，是明智的做法。而这

段经文的意义是出了名的难以完全理解，但约伯至少知道存在一位辩护者 - 中保，他将在上帝面前为约伯代求。更早前，在 9:33-34 节中，约伯曾呼喊：

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
 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
愿他把杖离开我，
 不使惊惶威吓我。

如今在第 19 章中，他宣告了自己的信念：确实存在这样一位中保。通常，这样一位辩护者或是至亲。路得记讲述了拿俄米的亲属波阿斯如何作为至亲救赎者 (go'el) 为拿俄米和路得挺身而出的故事。波阿斯不惜自身代价地介入，将表亲们从赤贫中解救出来，并确保她们继承产业。约伯在苦难中是否隐约看见了耶稣——那位长兄 / 救赎主——，他终将站立在地上，在上帝面前为约伯作辩护者？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显然他深信，即便要等到死后，终有一日他将得着昭雪，并以某种方式见证自己的平反（参伯 23:10）。甚至可能是，既然受欺压者和受苦者的至亲救赎者 (go'el) 就是上帝自己（箴 23:11；耶 50:34；诗 119:154），所以约伯知道，上帝自己将以某种方式成为那位在他面前为约伯申辩的辩护者——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神子永远活着，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来 7:25）。

然而，这种平反与纠正对约伯而言，在他发出这番伟大告白时，仍属于未来。在遭受痛苦的当下，这种苦难对任何人——即便是像“忍耐的”约伯这样的人——都确实难以承受。《新国际版》圣经将第 27 节最后一行译为“我心在我里面忧闷”，并未完全传递出原文的情感力量，其原意更接近于

“我的情感因此被彻底掏空。”约伯无法冷静地等待上帝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同样无法保持冷静，也不应感到惊讶。

结语

约伯的教训应当被受苦者及其友人共同聆听。我们不能假设受苦者“必定不在上帝旨意的中心”或冒犯了上帝。当然，我们更不能将“只要他们有足够信心，上帝就会医治或拯救他们”的重担压在受苦者身上。这种想法阴险狡诈，并在约伯记末尾遭到上帝的明确谴责。我们也不该自以为总能参透上帝在我们经受苦难时的意图。相反，受苦者与陪伴者都需要忍耐——不是斯多葛式的逆来顺受，而是坚定不移地紧靠上帝，即使他看似仇敌；要确信我们的救赎主确曾立于大地、并为我们代求，并等候上帝拨乱反正的那日来临。

尽管我们知道终有一日上帝会匡正一切，尽管我们也能部分理解他为何不立即惩罚恶行，但为何他起初就允许邪恶存在，这仍是个谜。为何他不直接禁止一切罪恶与苦难进入他所创造的宇宙？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显然预示着未来的拨乱反正，但为何哀恸之人反被称为有福？难道不曾经历悲伤，不比经历悲伤后再得安慰更好吗？

解开这个谜题的唯一答案，是指向另一个奥秘：基督徒的苦难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他们与

耶稣基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相联。约伯记19章25节表明，约伯隐约意识到，有一位中保将成为解决苦难问题的答案。如今我们已完全领受与基督联合的启示。这引出了下一章的主题，即专门探讨为何信基督的人必须经历苦难。

进一步思考

1. 约伯书的核心功课是什么？这些功课与不信之世的观点有何不同？
2. 你是否曾像约伯那样向上帝呼求？可曾陷入诗篇 88 篇作者那般绝望的深渊？你的困境是如何得到解决的？
3. 你认为约伯向上帝抱怨自己的遭遇时，是在犯罪吗？向上帝倾诉与埋怨上帝有何区别？这种区分如何应用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
4. 你是否曾像约伯的朋友那样试图“安慰”他人？这些朋友错在哪里？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安慰受苦之人？
5. 为何上帝在约伯记 38-40 章用如此奇特的意象彰显主权？这段论述与人类苦难问题有何关联？
6. 若某人遭受的是心理层面的痛苦，如抑郁、焦虑，甚至更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你认为这总是因患者自身的罪吗？为什么？

本章附注

1. 或许最能兼顾上帝主权与苦难普世性的解释，是“宏大演示”

（“grand demonstration”）观点，该观点认为，上帝允许邪恶（包括苦难）存在，是为了更充分地彰显他的荣耀与怜悯给有感知的受造物——人类与天使（参Jay Adams 的The Grand Demonstration: A Biblical Study of the So-Called Problem of Evil [Santa Barbara:EastGate, 1991]）。他允许子民受苦，是为了彰显他改变堕落人类本性的能力。但这种解释仍存奥秘，因为我们难以理解，为何天使或人类会因上帝对全然信靠他之人缺乏庇护而赞美他。

2. 约伯虽不能“用钩子钩上利维坦的鼻子”，但暗示上帝可以。相同表述见于以赛亚书 37:29，用来指上帝完全掌控亚述王西拿基立，他说：“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嘴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
3. D. A. Carson, *How Long O Lord* (Grand Rapids: Baker, 1990), 181.

第五章



基督徒为何要受苦？（一） 与基督同受苦难

我不禁会想，当我提出“基督徒为何受苦”这个问题时，是否本身就是拒绝约伯的建议。若我们无法明确回答“为何存在不公正的苦难”这个普遍性问题，又怎能追问为何我们要受苦？然而申命记 29:29 告诉我们，隐秘的事属乎上帝，唯有显明的事永远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圣经确实揭示了上帝允许他儿女受苦的部分原因，尽管并未为每个具体案例提供答案。

在整本圣经中，彼得前书或许比其他书卷更着力解答基督徒为何受苦的问题。其方法是大量论述基督的受难。彼得充满了关于基督受难与死亡意义的精妙阐述，但这些论述的首要目的，是将基督的苦难与如何活出基督徒生命——尤其是信徒为何受苦及应当如何回应——的问题联系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整个基督徒生活都是对苦难的回应。

毕竟，当一切顺遂时，我们并不需要属灵的资源与劝勉来保持坚韧。如何应对生活，本质上是如何应对苦难的问题。彼得前书之所以大有帮助，正是因为它将福音的伟大真理应用在我们作为受苦之人的需要上。

圣经整体、尤其是彼得前书，明确指出了上帝儿女受苦的两个基本原因：(1) 与基督认同；(2) 管教，既包含惩罚的消极意义，也蕴含洁净与训练的积极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苦难所带来的与基督的认同——苦难的管教功能正依赖于此。我们作为信徒所受的苦难，将我们与基督相连。这种通过苦难与基督建立的联结，使我们的苦难具有意义——它将苦难转化为救赎性而非毁灭性的事物。这并非因苦难本身具有救赎功效，而是因它将我们与基督的苦难相连。而基督的苦难无疑意义深远。

基督的苦难

“我感同身受，”政客说道，希望人们能相信他表达的同情。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轻信那些声称理解我们痛苦的人，除非确知他们曾真正经历过类似遭遇或正遭受相同苦难。

基督徒相信上帝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与痛苦（来 2:18；4:15），因他亲身经历过。但本章将探讨的不仅是上帝的同情。以赛亚书 53 章指出，基督不仅能感同身受，更已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与悲痛。这远不止意味着他替我们承受了应得的惩罚。以赛亚书中的语境关乎上帝子民在流亡中的苦难。那位主的仆人

亲自担当了他百姓的苦难。他不仅理解我们的感受——更是真实地与我们一同经历苦难。人类经验中最接近的类比，或许就是父母目睹子女受苦时的感同身受。

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受苦难，是彼得前书的核心主题，该书承袭了以赛亚书 53 章的核心要义，尤其是替代性受苦的概念——为我们代受苦难。彼得进而将其应用于我们自身的受苦经历，这些苦难终究是死亡的微小片段。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是在基督里受苦。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前 3:18）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2:21）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2:24）

这是对苦难奇妙而独特的基督教回应。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基督的受难有着极其明确的目的与意义。其次，我们的苦难使我们与那位受苦的上帝认同。

倘若耶稣的受苦毫无意义与目的，那便只是可悲的悲剧。除非它真正成就了什么，否则还能有什么目的？同样，我们的苦难若没有目的，就仅仅是可怜的遭遇，不值得被理解——更谈不上欢喜（彼前 4:13；参西 1:24）。但彼得与新约其他作者一样，坚称基督的受难具有极其

明确的目的，既为对付罪，也为将他自身与我们相连。

本书并非探讨赎罪论，但我们必须铭记：若耶稣之死并未实际成就任何事，那么他的受苦便毫无意义，我们的苦难亦然。倘若他的死仅仅是为向我们展示他有多爱我们，那实际上这并未彰显他的爱，反而显得愚拙。若有朋友跳船舍命拯救溺水者，我们会视之为爱的举动；但若他跳船赴死只为向岸上人“展示”他有多爱他们，或示范“如何高贵地死”，我们必定认为他疯了。然而事实上，正因为基督之死确实拯救了我们，并实际通过解除诅咒摧毁了死亡本身，彼得与其他新约作者才能断言：基督徒在基督里的受苦具有意义。

知晓苦难的上帝

基督徒坚持在苦难中仍可信赖上帝，或许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铭记上帝亲身经历过苦难。希腊谚语有云：“愚人从所受的苦难中学习。”而罪使我们愚昧，以致必须通过受苦来学习。希伯来书惊人地告诉我们，耶稣也从所受的苦难中学了顺从（来 5:8）——并非因他是愚昧的罪人，而是因他与愚昧的罪人认同（参赛 53:12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十字架提醒我们，上帝自己深知受苦的滋味，且已承担了罪所导致的大部分苦难——并已得胜。正如耶稣基督忍受并战胜了苦难，我们也因此得着力量去忍耐。

基督受难的叙事，即被称为的“受难记叙”（Passion

Narrative) ，为何在本世纪之前的教会历史中如此广受欢迎？或许是因为大多数世纪的人们都经历过生命中的巨大苦难——而认识一位曾受苦的上帝，能带来极大的安慰。上帝深知苦难的滋味，不仅因为他以远比我们清晰的视角见证苦难，更因他曾以最极端的方式亲身承受苦难——因他对罪恶的烈怒而导致自身家庭（三位一体）的撕裂。

当我们称上帝为受苦的上帝时，我们必须谨慎。有些人认为，基督的受难将上帝描绘成脆弱、受害且无奈的同情者，他无能为力，只能与我们一同受苦，像我们无助地看着孩子受苦时那样感受挫败。这种观点认为，上帝通过派遣独生子受苦受死来显明他的爱，而他自己却只能无助地旁观。虽然拥有能理解无助处境的朋友固然可贵，但这并非我们所需之上帝，也非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圣经将上帝描绘为胜过苦难与死亡的那一位。他差遣独生子的目的，不仅是为经历苦难，更是为征服并毁灭罪恶与苦难。故事并未终结于十字架。基督之死实为死亡本身的终结。

但耶稣身上彰显的“上帝知晓苦难”这一事实，确实能防止我们过度强调神学中常讨论的上帝“不动情”

(impassibility) ——仿佛因上帝永恒不变，就永远不会生发怜悯之心，也不会拥有任何情感体验。圣经反复提及他被怜悯触动、施恩怜悯、发怒、喜悦。诚然，上帝并非以人类的方式拥有“情感”（伴随神经化学过程，随时间波动），上帝“思考”的方式也同样与人类迥异。

我们的思维方式（通过大脑，按时间顺序进行）与上帝截然不同，但很少有基督徒会认为上帝没有思想！我们真实的思想是以上帝的思想为范本塑造的，我们的情感也同样源自上帝的某种特质。

因此，我们可以谈论受苦的上帝，因为上帝亲身经历过死亡带来的丧失之痛、与至爱分离的煎熬，以及人类的仇恨。但他并非被动承受这些苦难，而是以得胜者的姿态经历。我们拥有一位能够且愿意“解决问题”的天父。

根据彼得前书 2章21节，受苦是上帝对其子民至高无上的旨意，因为他们必须追随基督的足迹。苦难作为基督里神圣审判的盟约体验，能使信徒受益——它既圣化信徒，又定世人的罪。苦难以其他世俗经历无法达成的方式，将信徒与基督紧密相连。

苦难将信徒与基督相连

苦难能催生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尽管大萧条时期充满艰辛与困苦，许多亲历者却将其铭记为人们相互扶持、社区凝聚力极强的年代。直至今日，当某个街区遭遇自然灾害或战争时，那些原本素不相识的邻居们也会紧密团结，形成真正的共同体。

更典型的例子是二战时期德国儿童埃瓦尔德(Ewald)和威利(Willi)的故事。战前，他们如同许多兄弟一样，彼此争斗轻视。战后失去父母独自求生时，他们通过向美军乞讨偷窃得以存活，却因此成为了最亲密的兄弟。那段岁月固然可怕，但至今他们仍保持着极深厚的情谊。然而，这些例子相较于

基督的苦难将他与我们——上帝立约的子民——紧密相连的那种深厚程度，不过是暗淡的影子。

圣经中，盟约认同的观念如此强烈，以至于基督的受难与死亡，实际上成为他子民的苦难与死亡。保罗说，我们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 2:20）。反之亦然：他子民的苦难与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基督的苦难与死亡。因此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正如耶稣在肉身中被治死、却藉着圣灵复活（3:18），人也在肉身中受审判、却藉着圣灵向上帝活着（4:6）。此处我们要强调的是

基督徒的苦难具有基督论意义：“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4:13）。因此，我们的苦难虽本身绝非可取，却仍当珍视。雅各书1章2节说“都要以为大喜乐”，马太福音5章则言“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应当欢喜快乐。”

保罗将我们的苦难描述为与基督的苦难“有份”。事实上，保罗将此与他因信称义的教义紧密相连。在腓立比书3章中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8-10节）。基督徒与基督同受苦难，这种与基督同受的苦难是一种特权，证实了人因他而得的义。

这也正是保罗能提出惊人主张的原因——他的苦难“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西 1:24）。保罗在其著作中一再明确强调，唯有基督的苦难全然成就了救赎，我们对此毫无增添。但保罗的苦难以某种方式与

他主的受苦与救赎之工紧密相连。在基督里受苦是莫大的特权。保罗的苦难，以及我相信每位信徒为义所受的苦，都具有意义，因为它们与基督那富有意义的苦难交织在一起。

为何象征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圣礼如此触目惊心？为何是破碎的身体与流淌的鲜血？因为它们指向他的受难！当我们领圣餐时，我们便与基督的苦难和死亡认同。我们宣告自己正承担基督的苦难。圣餐提醒我们：基督的苦难有意义，我们分担这苦难，同样有意义。

我们在教会中未能更加强调圣餐礼，这令人遗憾，因为这圣礼是一种可触摸的、具象化的提醒，极其有力地象征着我们与耶稣受难和死亡的联结。受苦之人通常难以从教义中获得太多慰藉，除非这教义以某种方式与个人产生关联。约伯从朋友们反复念叨的“纯正教义”中所得甚微，却因确信他的救赎主终将站起而稍得安慰——因为这不仅是一项真理命题，更是一位真实的位格。圣餐礼强化了我们与耶稣的个人联结，正是这种联结（而非仅关乎耶稣的抽象教义）成为基督徒受苦时的生命线。这并非贬低真理命题的重要性，但唯有当真理命题成为个人化的体验，它于我们才有意义。而当我们受苦时，基督的受难便显得无比切身。

与耶稣苦难的认同也是盼望的源头。基督从他的苦难中学会了人性（来 5:8）。我们则从自己的苦难中学会像基督。因此，我们的故事同样不会以苦难和死亡告终。正如保罗所言：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 6:5）

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林前15:57）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复活。正如保罗反复强调的，我们这与他同死的人，也必与他同复活，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因预尝那事件而与他一同复活（罗 6:4；8:11；林前 15:12-20；弗 2:6；西 3:1）。我们已与他同复活，意味着我们正逐渐被塑造成他的样式。

活石与那活石

正如基督通过他的受苦与我们认同，我们也通过自己的受苦与耶稣认同，并开始具备他的品格。彼得以象征性的方式将信徒比作石头，将基督比作以赛亚书中8章14节、以赛亚书28章16节和诗篇118章22节所提到的活石。

主乃活石，固然石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

“看哪，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4-9）

房角石（第7节“头块石头”或第6节“房角石”）显然是指耶稣。正如彼得所指出的，旧约预言人们会拒绝这一位——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家）将建立在其上的人。一个受苦者怎能成为房角石？受苦的弥赛亚这一观念，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然而，上帝正是拣选了这位被弃绝的受苦弥赛亚作为“房角石”。彼得进一步指出，正如人们弃绝了这头块石头，他们也会弃绝所有与他相连的其他“石头”。

人们为何总是对受苦之人避而远之，让受苦者承受双重打击——先是痛苦与失去本身，继而失去朋友，这难道不奇怪吗？耶稣在遭受最大苦难时，也被大多数朋友离弃。有时，这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既然房角石曾受苦，所有活石也当预期会受苦。然而

因他们都与他相连，房角石和其他石头在上帝眼中，皆为宝贵（4、9节），尽管他们经历了苦难与弃绝，或许也正因为他们经历了苦难与弃绝。

这里存在一个深奥的奥秘：苦难以某种方式，将基督与我们、我们与基督相连，这使我们既能知道他分担我们的苦难经历，也能分享他的苦难与荣耀。正是苦难使耶稣成为他子民的房角石，也使我们成为建造在这根基上的活石。

上帝的审判与上帝的子民

彼得揭示这个奥秘的核心时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4:17）。这看似极其矛盾，因彼得曾宣称“为义受苦”的人有福了。为何因行义受苦竟被称为上帝审判的开端？

苦难是一种审判，因为它引发分辨，将善与恶区分开来；它如同一种试炼（参见3:20-21节中的洪水作为上帝的审判，却是挪亚从邪恶中得救的途径）。苦难使基督徒能清晰看见自身的罪恶，亦使其得着能力去洁净这罪污。同时也让他更清楚地看见自己与基督的联结。

苦难的这些层面（分担耶稣的苦难与神圣审判）是相互关联的。彼得前书似乎将“受苦”一词用于约中的认同，其用法与保罗使用“死”类似。例如在彼得前书2:21节（可能还包括3:18，尽管手抄本有差异）中，“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正如保罗会说“基督为你们死了”。正如罗马书中，洗礼被呈现为与基督的圣礼性认同，彼得前书中的苦难则被呈现为与基督的体验性认同。

因此，彼得前书 4 章 1 节中“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与保罗在罗马书 6 章 2-4 节的论述相呼应，后者实质上表明“受洗的人是在罪上死了”。

关键在于，基督的受苦与受死，是上帝用来将基督与他子民联结的途径。因此，苦难也是上帝用来让我们实际体验这种联结的方式。凡与基督同受苦的，也必与他同受审判——既包括他在死亡中对罪的定罪，也包括其后公义的昭雪。此处最鲜明地体现了彼得前书 1 章 11-12 节的原则：关于基督受难与随后得荣耀的预言，同样“乃是为你们”。

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有着非常实际的体现。与基督同受苦难，正是我们即将讨论的苦难所具有的净化与管教功效的源头。让我们稍作停留，看看刚才提到的经文彼得前书 4 章 1 节。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以同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这听起来似乎是：苦难能使人变得无罪，但我们显然都见过仍在罪中沉沦的受苦者。关键在于，若我们在基督里受苦，就不再处于罪的辖制之下。对保罗而言，信徒已在基督里死了，但还必须天天经历死亡。请注意，彼得前书中“受苦”的用法与保罗使用“死”的方式极为相似。可将这些论述与罗马书 6 章 5-10 节对照：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凡死了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保罗说，基督已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与基督同死。对彼得而言，信徒已在基督里受过苦，但现在也必须继续受苦。当前经历的苦难，正延续了已然成就的与基督在苦难中认同。苦难不仅属于过去（4:1），也必须持续进行（4:13——注意这里的现在时态：“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4章11节似乎也以类似方式论及苦难：“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彼得前书4:2-3 接着指出，这应当成为不再犯罪的动机：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

请将此与保罗在罗马书 6章1-4节 中的话对照：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

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先前提到，基督如何藉着受苦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向罪死、为义而活（彼前 2:24）。值得注意的是，彼得在此处 2 章 24 节并未使用常见的“死”字，而是选了一个更广义表示“离开”或“断绝关系”的词汇。基督与我们苦难的认同意味着，我们在他里面的受苦，是对罪的诀别。因此，苦难作为管教或洁净的概念（参见下文第 8 章）获得了新的维度——通过将我们与基督的苦难相连，我们自身的苦难便使我们像基督，从而脱离罪的辖制。保罗发现，他必须天天死（林前 15:31）；彼得则提醒我们，必须天天受苦。这种日复一日的死亡 / 受苦，使我们逐渐与罪隔绝，以致我们不再为自己的私欲而活，乃为上帝的喜悦而活。

因此，当彼得在彼得前书 4 章 17 节中说，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首时，他是在将基督徒的苦难置于救赎的语境中。正如审判临到基督身上，我们在基督里也经历某种上帝的审判，不是因我们自己的罪，而是作为在基督里、并藉着基督完成的伟大救赎工作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在历史的终结时被定罪，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经历了死亡。而这种对审判的预先体验，甚至现在就赋予我们战胜属灵仇敌的能力。记住，4 章 1 节告诉我们，要以这样的思想武装自己：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苦难绝非毫无意义，它为我们与邪恶势力的争战做好了预备。

——它使我们能够行善。因此，正如彼得所言，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自己交托给信实的造物主，去行善。

进一步思考

1. 上帝是苦难的受害者吗？若是，我们怎能说他掌控一切？若不是，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受苦时，他又如何能真正体恤我们？
2. 耶稣的受难如何使我们的苦难具有意义？
3. 若你曾受苦，是否将其视为与基督同受苦难？为何是或为何不是？
4. 若上帝是无限、永恒且不变的，他如何能因我们遭遇之事而“动容”？
5. 上帝的审判与在基督里的受苦有何关联？
6. 你是否曾因共同经历苦难而与某人更亲近？苦难是让你更靠近上帝还是更远离他？为何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7. 你所经历的苦难是否帮助你战胜罪，或预备你抵挡罪？

第六章



为何基督徒要受苦？（二）受苦是见证

彼得前书第4章指出，苦难的果实——即我们为讨上帝喜悦而活——并非未被非信徒察觉。他们不理解这一点，有时甚至会因看到信徒生命的表现而迫害他们。当一个新信徒停止参与从前罪中同伴的罪行时（4:3-4），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我记得大学时代，当有人成为基督徒后，通常作为新基督徒面临的第一个且持续最久的艰难，就是应对那些变得愤怒和嘲讽的室友和朋友。

彼得多次指出，基督徒受苦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应当受苦的理由，仅仅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特别留意彼得前书4章15-16节：

你们中间却不要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或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作基督徒而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他只是重申了耶稣的教导（约 15:20-21）：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

在基督里的受苦是美好的见证。彼得前书3章15节中那伟大的“护教使命”——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心中盼望的缘由——，正是出现在一段关于受苦的经文中，其部分原因是，苦难本身是个难题；部分原因是，为基督徒在苦难中仍能坚守盼望的见证，是教会最有力的传福音工具之一。保罗告诉腓立比的信徒，他正“为辨明福音”而受苦（腓1:16）。此外，保罗的受苦不仅是对御营全军（凯撒家中的人）等群体的见证，更激励其他基督徒勇敢传扬福音（腓 1:14）。既然在基督里受苦对见证如此有效，且能如此彰显上帝的信实，故保罗视之作为一种特权，并告诉腓立比信徒他们也享有这特权（腓 1:29）。正如特士良所言，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何种苦难才算数？

对苦难的颂扬，不仅在彼得前书中，也在新约其他书卷里，都聚焦于为基督而受的苦。“若为作基督徒受苦……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彼前 4:16）。与基督一同苦难（4:13）首先意味着，正因为身为基督徒，所以才遭受逼迫。这是否意味着：

只有针对基督徒的逼迫（仅仅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才能将我们与基督的苦难联系起来？

彼得实际上为以下观点提供了依据：所有为基督之名而承受的苦难，都使我们与基督认同。在彼得前书第2章中，那些在“乖癖主人”手下受苦的奴仆，未必是因明确自认为基督徒而受苦。奴仆常因主人的专横与不公而受苦。但即便如此，他们的苦难仍与基督相似（20-21节），因为他们受苦不是因行恶，而是因行善。他们忍受苦难时仍坚守基督，这赋予了苦难意义。彼得说（2:19）：“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是什么让苦难成为“为基督之名”的苦难？是施难者的动机吗？不，是受苦者的态度或良知。因此，任何苦难都可能成为为基督而受的苦——只要我们是为基督之名而忍耐。

这是否意味着，因疾病或意外而遭受的痛苦，也能算作“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确实如此。请记住，约伯曾正直地受苦，并因此受到称赞。他的苦难并非来自因信仰迫害他的人，而是撒但所为。根据耶稣的教导，压迫性的疾病是撒但的折磨（路 13:16）。因此，耶稣的医治事工正是他击败撒但的体现（参见徒 10:38：“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毫无疑问，撒但会因我们对上帝的信仰而用疾病、束缚和压迫来攻击我们。当我们为基督的缘故忍受苦难时，这便为上帝带来荣耀，因为这是对撒但的胜利。这种对撒但的胜利，或许是彼得在彼得前书 3 章中提到“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的主要原因。

基督向狱中的灵传道

彼得前书 3:18-22 是一段许多人轻易略过的奇特经文。对它此有多种理解方式，但真正可能成立的解释只有两种。¹

1. 奥古斯丁(Augustine)认为，彼得是指基督借挪亚之口向洪水前的人类传讲福音，挪亚当时正警告人们即将到来的审判。毫无疑问，挪亚这样的宣讲会遭受大量讥讽和辱骂，正如彼得前书受众中的基督徒所经历的诽谤。即使挪亚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传道”（创世记未记载挪亚试图警告邻舍），他预备应对即将来临的洪水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他确信上帝审判的见证。若此解正确，它提醒我们：虽为见证暂受苦难，我们的昭雪必然来临。

2. 另一种可能是，彼得借鉴了犹太传说中，敬虔的以诺向邪恶天使宣告审判的故事。虽然创世记中并无此类记载，但当时有一本流行书籍（现称为《以诺一书》）详细讲述了这一传说。持此观点者认为，彼得通过引用这个传说，意在表明基督通过死亡与复活，宣告了对这类邪恶天使的胜利。耶稣由此成为一位“更伟大的以诺”——虽经受苦难却终得昭雪。在 3:22 经文中，我们确实看到耶稣战胜了“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的”这些掌控旧时代的邪灵。且本段经文与《以诺一书》(I Enoch)存在诸多语言上的相似性，促使许多学者采纳这一解读。

若彼得确有此意，这同样能激励身处患难的基督徒。古代世界将生命（包括邪恶）视为比现代更具人格化的存在——我们已对邪恶进行了美化与非人化处理，但对于那些

知道撒但及其党羽是基督徒遭受迫害与压迫的幕后黑手（如启示录所示）的人而言，这段经文会提醒他们：那些现今看似权势滔天、使上帝子民受尽苦难的邪灵，早已因耶稣的死与复活而被击败。更进一步说，按此解释，基督的受苦本身就成为了见证——虽是对恶魔的负面见证——，表明上帝在苦难中依然信实。

但无论这段经文被理解为基督宣告战胜邪灵，还是基督借挪亚之口传讲救恩，核心都在于：基督的受苦本身就是一种宣告——见证上帝的信实。耶稣受过苦，但也复活了，如今坐在上帝的右边，胜过一切仇敌。通往尊荣之路必经苦难之谷。正因如此，圣经反复指出，蒙召为基督徒，就意味着要以特定方式受苦。如提摩太后书 3章12节所言：“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非常明确的是，苦难——包括来自他人的迫害，尤其是来自撒但的——对基督徒而言，无可避免。

因此，我们被告知要“时刻警醒”，这并不令人意外。始终保持警醒状态实非易事。彼得与保罗一样，常使用军事术语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例如 1:13；4:1）。经历过战斗的人都知道，这种战备状态虽艰难，却至关重要。可能经历数日、数周甚至数月的平静，随后便是两天的激烈交锋。正如彼得前书 4:12 提醒我们的：我们不要对苦难感到吃惊，反而要为之预备好自己——使我们的苦难成为见证。

这苦难未必是身体上的折磨——事实上，在彼得前书中，除了受虐的奴隶外，所有具体描述的苦难形式似乎都是言语上的：当人“毁谤你们是作恶的，诬赖你们，

毁谤你们”等（参见 2:12；3:16；4:4,14）。同样，耶稣在马太福音 5 章中的名言——“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第 11 节）——主要涉及言语上的虐待。通常，身体上的迫害之前，会有言语虐待的积累。尽管有这些诽谤，上帝却使用这样的苦难来触及非基督徒，这是上帝大能的一个惊人见证。

他们将因我们的苦难认出我们是基督徒

苦难以某种方式赢得人心。我认为这是因为，苦难是一个很好的“衡量器”，能显露出一个人真实的品格。早些时候，我们讨论了苦难可以是一种考验。当你受苦时，你无法做太多伪装。当一个非基督徒看到基督徒如何与上帝角力，却仍然无法停止与上帝的关系（即使只是在愤怒获质疑中），这会让他们自己的空虚感变得尖锐。非基督徒没有焦点，没有理由去问“为什么？”尽管我们在基督里的苦难不是替代性的救赎，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救赎性的，因为我们的苦难彰显了基督的苦难，因此可以被上帝用作触动非基督徒的一种手段。

彼得在彼得前书 5 章 1 节中提及这一点。他宣称自己是基督受难的见证人。这节经文是彼得对教会领袖劝勉的开场白（5:1-4），但人们常忽略它紧接着的上下文——彼得刚劝诫那些按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将自己交托给信实的造物主，并持续行善（4:19）。因此，当彼得宣称自己是基督受难的见证人，也是即将显现之荣耀的共享者时，他再次将信徒的苦难与基督的受难联系起来。我认为，彼得此处并非指自己目睹了十字架受难（crucifixion）——福音书的记载显示，

彼得曾逃跑，而十二门徒中，唯有约翰亲眼目睹了十字架受难。相反，彼得指的是他为基督的苦难作见证这一事实。或许他甚至暗示自己也经历过苦难，因此同样是荣耀的参与者（参看罗8:17）。无论如何，关于受苦者应当将自己交托给上帝的劝诫（彼前 4:19），必然与 5:1中为基督苦难作见证相关联，因为“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正是耶稣所做的。这种信靠行为会带来回报，因为当他人看到对耶稣的那种回响时，圣灵可能会感动其中一些人，使他们也将自己的信任交托于这位信实的造物主。

我们应当感谢上帝，保险公司通常只承保半私人病房——因为非基督徒就可观察基督徒如何受苦。而基督徒明知自己的苦难正被注视，就更意识到，他们蒙召要以特定方式承受苦难。我们完全可以断言，这是我们见证基督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为基督受苦，往往不仅是促进自身成长的手段，也是他人属灵重生与成长的工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4 章 10-12 节指出，他的苦难终将成为哥林多人的祝福。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好叫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请注意，保罗说死是在发动。上帝正在使用保罗的“死”（此处指代苦难，标志着保罗与基督联合），

为要在哥林多信徒生命中结出果实。这里最明显的类比是分娩之痛。母亲的剧痛带来了婴孩的生命。产妇并非享受疼痛，却甘愿为孩儿承受。保罗的患难使哥林多人得益，司提反的受苦使保罗得益。这一模式的源头在于耶稣为众儿女受难。藉着耶稣，死亡孕育了生命。

这正是保罗在歌罗西书 1 章 24 节所说的含义：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基督的受苦为他所代死之人结出了果实；保罗说，他自己的受苦同样作为基督受苦的延续运作，正在基督子民的生命中结出果实。因此，一人受苦在他人生命中结果子的原则，仍在延续。我们是否愿意分担基督的苦难，以至我们的受苦不是为自身益处，而是为帮助他人？你愿意被降卑为使他人得升高吗？请注意，保罗为着这一特权——即为他人缘故受苦——而欢喜，因为这使他更紧密地与耶稣的受苦相连。

我们将因受苦而知我们是基督徒

敬虔者的受苦不仅是对非基督徒的见证。因苦难考验人的本质，我们得以发现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上帝的应许（参彼前 1:7）。但当我们即便在无法理解上帝为何加苦难于我们、心中充满困惑时仍紧紧抓住上帝，经历过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更加坚固。C.S. 路易斯(C.S.Lewis)

在痛失爱妻、苦苦挣扎的那段时日里，曾对这一事实展开深思：

桥牌玩家告诉我，牌局里总得带点彩头，“否则没人会当真”。事实显然就是如此。一个人对信仰的投注——信上帝或者不信上帝，信一位仁慈的上帝或者一位宇宙施虐者，信永生或虚无——若不曾押上任何重要的东西，这份投注便谈不上郑重。而人往往要等到赌注被抬到令人心惊的高度，才会幡然醒悟这份投注的分量之重；要等到发现自己并非在为一个筹码或几枚六便士硬币博弈，而是在堵上自己的全部身家，才会恍然大悟。惟有这般代价，才能将一个人——至少是像我这样的人——从那些流于言辞的思考与浮于表面的信念中彻底震醒。人必得被现实捶打到昏聩麻木，方能幡然醒悟。惟有苦难的磨砺，才能逼出真相。也惟有在这般煎熬之中，人才能亲自悟透这真相。²

我们通过我们的苦难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就如约伯之所以经受试炼，是因为他是蒙上帝称许的人（伯1章）。就在上帝从天上宣告对耶稣的喜悦和认可之后，耶稣随即经过了严酷的试炼（太3:17）。我们的苦难可能不是出于对我们的惩罚，而是出于一个相反的原因——上帝喜悦我们。

但是，我们必须谨慎。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上帝喜悦的标志，不是所有的苦难让我们更像基督，也不是所有那些认为自己正在基督里受苦的人，事实上都联于基督。每个正在受苦并承认基督的人，都应在这方面自省。在一个费城

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躺着一位年轻的艾滋病患者。他在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画像，坦言道：“我此刻就在这

里——就在耶稣当年身处的境地。我正苦苦祈求，愿自己不必经历死亡的煎熬。”他感觉自己和耶稣如此亲近的事实，

是否意味着他果真亲近耶稣？或许是的。或许不是。

问题在于，人类可以在心中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一个“耶稣”，并将真正的耶稣隐藏在这个偶像耶稣背后。耶稣说，一个人不仅要相信福音，还必须悔改（可 1:15）。关键不在于这个人是否感觉亲近某个他称之为“耶稣”的形象，而在于他是否已经悔改并认同真正的耶稣。他是否认识到，自己需要的不仅是从疾病和死亡中得救，更是从罪中得救？他是否顺服于基督的主权统治？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内心的真实状态。我们必须记住，悔改通常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我们愈发认清自己罪的冒犯性，我们的悔改也会愈发深切。但如果他尚未开始这段悔改的旅程，那么尽管他在受苦，他的盼望仍是虚假的。

所幸上帝的恩典浩大。真实的耶稣常会降临，击碎一个人心中偶像化的耶稣，并促成真正的悔改。

分担其他信徒的苦难

苦难不仅使基督徒更亲近基督，也使其更亲近其他基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2章26节告诉我们：“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当教会中的他人伤痛时，我们感同身受；当我们伤痛时，整个教会亦同受煎熬。此外，苦难的经历使我们能安慰其他正受苦的人。在我亲身经历肾结石剧烈的身体疼痛之前，我对疼痛者仅怀怜悯；之后却生出血脉相连之感。我发现，我与经历过肾绞痛或其他类似绞痛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共鸣。在哥林多后书第 1 章中，保罗对此略有阐述：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对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5-7节）

保罗继续分享他所忍受的一些苦难，并视这些苦难为有益，因为它们越发迫使他倚靠上帝。但此处我们要强调的是：既然基督在他的患难中安慰他，他就能在他们的患难中安慰他们。再者，当他们受苦时，他们也同享他所领受的安慰，这正是与基督苦难认同的体现。

诚然，我们都应当如此。我向来不善于公开表露情感，面对那些“拥抱狂魔”时更是浑身僵硬。但在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我发现，那些无视我的拘谨、执意拥抱我的人，给了我莫大安慰。若我们真能照基督的律法彼此担当重担（加6:2），我们的痛苦该减轻多少啊。当我们与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时，就愈发像那位“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的耶稣了（来2:18）。

进一步思考

1. 基督徒经历的苦难如何帮助其为基督作见证？
2. 你是否曾因基督徒身份遭受言语攻击？当时是如何回应的？

3. 我们如何确定自己是为行善而非作恶受苦？是为基督的缘故，而非因惹人厌、刻薄、自义、傲慢或固执而受苦？
4. 你是否曾因某些事件而信仰根基动摇？这能否帮助你理解其他经历或正在经历类似体验的人？为什么？
5. 你认为哪种对基督“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的解释最符合经文？这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苦难？
6. 若我们“必须经历苦难才能进入天国”，这是否意味着若不经历苦难，我们就不算基督徒？是否意味着若有人正在遭受不公之苦，他或她就必然得救？
7. 你可曾想过，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分担其他信徒的苦难？

本章附注

1. 传统观点认为，此处指基督向阴间已故人类（尤其是洪水时期的死者）传福音，这一说法近期被 L. Goppelt 重新论证（A Commentary on I Pet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3, 255-60]）。但这一观点既与彼得前书的上下文矛盾，也违背新约其他教义。人死后并无“第二次机会”（来 9:27）。此外，这样的离题内容如何能鼓励小亚细亚北部受迫害的基督徒，甚至引起他们的兴趣，实在难以理解。

2. C. S. Lewis, *A Grief Observed* (New York: Seabury, 1961), 31-32.

第七章



为何基督徒要受苦？（三）

公义的训练

管教并非一个受欢迎的话题。C.S. 路易斯(C.S.Lewis)曾指出：“我们渴望的与其说是天上的父，不如说是天上的祖父——他的宇宙计划能让每个人在一天结束时都说‘今天大家都很开心’。”¹但上帝并非慈祥的老人，而是一位充满爱却严格的父亲。希伯来书12章5-12节告诉我们，管教正是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标志。上帝不会费心管教那些弃绝他的人。这或许令人费解，因为非基督徒同样会遭遇苦难。但唯有基督徒的苦难可被理解为管教。若没有圣灵将受苦的信徒与基督联合，苦难只会使人刚硬苦毒。非基督徒的苦难不过是更大审判即将来临的警示。

惩戒

彼得前书提到惩罚可能是信徒受苦的一个原因，在2章20节（奴隶可能会因恶行而受到惩罚）

以及哥林多前书 11 章中，保罗提到有些人因滥用主的晚餐而死亡。但为恶行受罚受苦，并不足为奇。这种苦难是可预料且公正的。受苦的一个原因是罪的必然结果。你若偷窃，可能要在监狱中受苦；你若淫乱，可能会染上艾滋病。

凯伦(Caryn)开车去参加派对，但她与男友玩得太开心，不想开车回家。她把钥匙交给另一位朋友吉姆(Jim)，请他开车，这样她就能在回家路上坐在男友腿上。由于下坡时车速过快，吉姆失控撞上了建筑物侧面。除凯伦外，其他人都系了安全带仅受轻伤，而没系安全带坐在男友腿上的凯伦被甩出车外，尾椎骨粉碎性骨折。她在医院躺了两周，承受着剧痛。凯伦的行为愚蠢且不负责任，因此付出了代价。

司机吉姆也是如此。凯伦完全康复并成为她所在曲棍球队的明星，但两年后她起诉吉姆，要求赔偿医疗费用、那两周所经历的痛苦与折磨，以及未来可能的痛苦与折磨，并在所有三项请求上都赢得了可观的赔偿。凯伦最终因她的愚蠢行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总的来说，这个世界通常不会如此慷慨地奖励这种行为。上帝创造宇宙的方式使得愚蠢、不负责任和 / 或不道德的行为最终会导致痛苦。而这样的痛苦很少会得到补偿。

这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如此。但即便如此，信徒与非信徒的痛苦之间仍有区别，因为信徒知道，他们罪行的全部真实惩罚都已由基督承担。此外，信徒与非信徒对罪行所带来痛苦恶果的反应方式，也有所不同。

信徒是对圣灵敏感的，能够洞察因果之间的关联；纵然这个过程或许漫长，基督徒仍会为那引发后果的罪悔改，并主动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诗篇32章3-5节描述了一个因犯罪而受苦的信徒。他在漫长的时间中持续否认自己的罪，然而苦难最终引导他悔改。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哎哼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力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
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
我的罪恶。

上帝时常管教他的儿女，好叫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恶过犯。但非信徒、甚至是抗拒圣灵的信徒，即便明明是自己招致了苦难，也往往会将罪责推诿于他人或他物。（他们甚至可能会像凯伦那样，有那么一阵子侥幸逃脱责罚。）这种推诿罪责的行径显而易见，比如那些执迷不悟的艾滋病患者——他们正是因放纵混乱的同性性行为而染上了这种疾病。我们不该过度苛责艾滋病患者，毕竟并非所有人都是因滥交而染病；即便是那些因滥交患病的人，其本身也并非比我们任何人罪孽更深重。然而可悲的是，有些艾滋病患者的心已然刚硬，

他们满腔怒火，却既不将其指向自己，甚至也不迁怒于将疾病传染给他们的那个“情人”。他们怨恨父母没有无条件地爱他们，或迁怒于上帝创造了这种不公平的选择性疾病，又或是责怪社会因对同性恋的排斥而“逼迫”他们滥交。任何胆敢指出感染HIV与其性行为之间存在明显因果关系的人，都会遭到“恐同”的激烈指控。

我怀疑，在当今氛围下，同性恋者悔改可能异常困难，因为他们投入了大量精力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并接纳了为之正名的文化。在这种情境下悔改，意味着要抛弃所有那些努力，放弃那个曾给予支持、满足其社交与情感需求的文化。只有当另一个社会环境准备好接纳这些需求时，同性恋者才有可能悔改，而教会过去通常并未准备好为男女同性恋者提供这样的环境。

此外，认识到对自己状况的责任，需要很长时间并涉及多个阶段，而艾滋病患者通常没有那么多时间。悔改通常不是瞬间之事，而是一种逐渐发展的态度。大多数信徒并非先完全悔改自己的罪，然后才开始信仰生活——他们是在基督里开始信仰生活，因而也开始为自己的罪悔改。随着我们在基督里成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需要悔改。

这意味着我们有义务对那些因自身罪孽而受苦的人表现出怜悯。上帝因他子民的罪而降下苦难，但他依然怜悯他们。今生所有的基督徒仍易受罪恶侵袭。而上帝如同惩罚子女的父母，有时会因他们的过错而施加苦难。

这种苦难并非简单的报应。对于不信者确有惩戒性的惩罚（帖前 2:16；启 20 章等），这种报应性的苦难全然公正，与其所惩罚的恶行完全相称。但当上帝的儿女因过错受苦时，这痛苦是修复性的。我们有时称之为“管教”，因其是一种净化式的惩罚。事实上，上帝似乎更专注于今生惩罚自己儿女的罪，而不是非基督徒的罪。— 谨记希伯来书 12:7-8：上帝待你们如同儿子；若你们不受管教，便是私生子了。

管教亦是启示录的主题。对多数基督徒而言，启示录像一本迷人却全然神秘的经卷，充满奇异象征与晦涩预言。但启示录本意其实是非常实际的，其开篇章节虽确含大量象征与隐喻，却明确谴责了小亚细亚诸多教会。

在启示录 3:19 中，主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启示录第 3 章的上下文至少部分涉及受苦的必要性。老底嘉教会曾试图通过妥协来避免受苦，他们成了不冷不热的基督徒（3:16）。因此耶稣告诉他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18 节）。“火炼的金子”是比喻苦难塑造的品格（彼前 1:7）。耶稣希望老底嘉教会接受他的管教。

问题在于，惩罚——即便这是为着我们好处的管教——从来都不容易接受，因为这意味着承认我们做错了。但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犯错时，管教才会产生益处。因此，当我们受苦时，首先应当问：“这是我某些罪带来的后果吗？”若是如此，我们就当立即停止犯罪，并要感恩，

上帝不会任由我们犯罪而不加管教。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谨慎，不要仅仅因为正在受苦就归咎于自己。惩戒并非受苦的唯一原因。

觉醒的呼唤

与我女儿同高中的校友金·加拉格尔（Kim Gallagher）是800米跑的两届奥运奖牌得主。如今33岁的她有一个七岁女儿，而她自己却正因胃癌濒临死亡。她坦言，她不明白自己为何患癌，但她说：“癌症是召唤我回归更高能力的信号。唯一能对自己稍微有所帮助的方式，就是将其交托给上帝，让他来掌控。”²

有时，苦难并非因我们具体的过错而来，而是为了唤醒我们脱离对上帝的冷漠与疏忽——这无疑是罪恶的态度。尼希米祷告说：“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尼9:27）。以色列人的苦难使他们觉醒，意识到对上帝的责任。犯罪的是他们的祖先，但承受苦难而觉醒的却是子孙。

圣经中有许多例子表明，苦难是灵性觉醒的途径。例如，一连串看似不幸的事件，最终促使流便和其他兄弟为他们虐待约瑟的行为悔改。你可以在创世记42-44章读到这个故事。

C.S. 路易斯曾指出，上帝在我们的欢愉中低语，却在我们的痛苦中呐喊。“痛苦是他的扩音器，

为何必须经历苦难？

为了唤醒麻木的世界。”³我们需要在耳边放一个扩音器。作为堕落的人类，我们的问题之一是不愿直面自身需求。我那位从事艾滋病患者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当人们初次得知自己 HIV 阳性时，通常第一反应是震惊，继而否认。直到艾滋病发作并开始感受到痛苦，人们才会从灵性层面正视自己的状况。上帝有时利用苦难，因为唯有痛苦才能软化刚硬的良知。信徒对上帝声音的迟钝程度，几乎与不信者无异，但苦难却难以忽视。正如理查德·巴克斯特所言：“苦难就像卸下了心门的门闩，让圣言更易长驱直入。”⁴

但我们必须指出，苦难本身并不会带来悔改或灵性觉醒。就像面对死亡时那样，人们对苦难的反应，通常分阶段呈现——震惊、否认、反抗、愤怒、抑郁、羞愧与退缩。真正的悔改不是自然因素催生的，而是圣灵超然工作的结果。即便对基督徒而言，悔改也需要时间，信徒同样可能经历这些阶段。但真正认识上帝的基督徒，总会不断回到上帝的问题上。思想上帝并向他呼求，终将使心灵转向自我省察，向灵魂敞开对需求的认识。正如诗篇作者所呼喊的，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139:23-24）

相反，对于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却未曾真正亲自降服于上帝的人，

若未被圣灵持续支持，苦难只会显明他们的信仰仅浮于表面。

同样，苦难既可能使人紧密相连，也可能让人彼此疏离。斯坦利·豪尔瓦斯在其著作《命名沉默》⁵中指出，苦难通常会使人孤立，因为大多数苦难具有独特性，与他人的经历并不完全相同。正如耶利米哀叹：“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哀 1:12）。未曾经历同类苦难者的安慰，有时反而雪上加霜。奇怪的是，当我们承受苦难时，我们既渴望慰藉，又害怕被安慰。但苦难虽可能孤立人，亦能凝聚人心。经历相同的苦难者常会彼此靠近，正如灾难中的情景。若我们的苦难是在基督里，即便具有独特性，也因同属基督而与他人之痛相通。这样的苦难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也让我们更贴近其他受苦者，并理解他们的处境。

进而理解父亲的痛苦。癌症是他的警钟，正如对金·加拉格尔一样。

保持警觉

飞行员驾驶飞机下降进入昏暗之中，在尝试按仪表飞行规则（IFR）着陆时保持高度警觉。舷窗仿佛不存在一般。在盲飞状态下，他完全依赖仪表和来自控制塔的信号。检查高度计、检查空速、检查襟翼、检查偏航与俯仰、检查所有导航指示器、检查雷达，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突然云开雾散，跑道赫然出现在飞机正下方。安全着陆。

另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一名飞行员按目视飞行规则（VFR）进场着陆，却因能看清环境而放松了操作注意力。结果进场速度稍快导致颠簸。VFR 表面上的轻松，让本应保持警觉的飞行员产生了解怠。

我们的属灵生命亦是如此。上帝有时会允许一些阴霾降临，为的是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自己的前行方向。但他也赐下了极其精确的导航仪——圣经与祷告。请注意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是如何全然信靠的，因为上帝允许撒但折磨他。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告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却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林后 12:7-10）

保罗并非因犯罪而配得这“肉体上的刺”。上帝允许撒但折磨他，仅是为了防止保罗骄傲自大、忘记所当倚靠的。可悲的是，我们也需要一些苦难，否则就会滑向冷漠或骄傲。感谢上帝，他使我们警醒，即便必须藉着苦难。

进一步思考

1. 所有苦难都是管教吗？若非如此，作为管教的苦难与其他苦难有何区别？
2. 根据你自身的经历，你是先意识到自己的罪、悔改，然后才信靠基督，还是先信靠基督，之后才发现自己需要悔改？如果是后者，你如何理解这一过程？
3. 上帝是否曾在你生命中安排某些事，将你从属灵的麻木中唤醒？这种方式奏效了吗？
4. 你是否曾因上帝让你持续依赖他而感到怨恨？为何会产生这种情绪？
5. 我们该如何帮助那些正在与认罪挣扎的受苦者，比如艾滋病患者？如何在拒绝纵容其罪的同时，营造接纳与支持的氛围？

本章附注

1. C. 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39.
2. 金·加拉格尔的抗癌故事由埃利奥特·阿尔蒙德报道, "Battling stomach cancer, she's in another kind of race," *Los Angeles Times*, republished in *Philadelphia Inquirer*, June 13, 1995.

3.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93.
4. R. Baxter,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repr. Grand Rapids: Baker, 1978), 246.
5. S. Hauerwas, *Naming the Silenc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第八章



基督徒为何要受苦？（4） 预备得着荣耀

彼得前书 1章6-7节提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主张：我们应当在苦难中喜乐：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人怎能在苦难中喜乐？我虽不完全明白这如何可能，但我们可以指出，彼得并非要求我们因苦难本身而喜乐。我们不必成为受虐狂，而是因知道这些苦难正被转化为益处而喜乐——上帝通过试炼证明我们是蒙悦纳的，这认知能带来特殊的喜乐。要记得，约伯和耶稣本人受试炼，正是因他们蒙上帝悦纳。

后来，彼得提到读者们正面临的“火炼的试验”（4:12）。这种试炼的功用是什么？是否如詹姆斯·克伦肖（James Crenshaw）所言，是上帝获取“某种他所缺乏的知识，即在严峻考验下人类会如何行动”¹的手段？上帝是否需要通过试炼来确认，作为自由的人类，我们是否会在艰难时刻依然选择正道？

不——彼得前书并未暗示上帝不了解我们的本质，因而需要试炼来查明。相反，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故需经受试炼。如同运动员的教练不断敦促其运动员突破自我纪录，让其运动员亲身体会自身极限，我们经历试炼，也是为要真正认识自己。

试炼也将我们与耶稣基督相连。注意，彼得前书 2:6 中，基督徒如何作为“活石”，与耶稣这被拣选的宝贵房角石相连。彼得引用了以赛亚书 28 章 16 节，原文用的不是“拣选”而是“试验”。当然，上帝无需通过试炼来了解耶稣的品格，但试炼确实向世人显明了耶稣的品格。

彼得可能也想到了约伯最终所展现的某些特质。上帝或许正在向灵界展示，他在耶稣基督里，为子民创造了何等荣耀的杰作——向天使甚至撒但显明他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功效（参弗 3:10）。

但无论是否涉及灵界，彼得前书 1 章 7 节指出，信心的验证或试炼本身，就是宝贵的。虽然从上述译文中不明显，但从语法上看，宝贵的不是信心本身（尽管试炼证明了其品质），而是信心的验证。试炼是手段，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实可信

的手段。因此，这反而是应当欢喜的事（1:6）。苦难总是令人痛苦的，重点不在于我们该以某种方式从痛苦中取乐，而在于我们应当看到苦难的目的——它向我们验证了与耶稣基督关系的根基和真实性。正是上帝的大能使人能够承受苦难（第5节）。

这也意味着，当蒙召受苦时，我们不可退缩。若非有人认为，不惜一切代价逃避痛苦才是应对之道，杰克·凯沃基安（Jack Kevorkian）便无生意可做。但基督徒没有这种选择。唯有通

过接受管教，我们才能真正与基督认同，因他本是受苦者。

“得胜的人”——即在基督里忍受苦难的人——才能与耶稣同坐宝座（启3:21）。顺便一提，这正是耶稣伟大邀请的背景：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第20节）。这首先不是成为基督徒的邀请，而是对基督徒的呼召——愿如此彻底地与耶稣认同，以致甘愿分担基督的苦难，从而成为“得胜的人”。

但如果我们失败了呢？如果我们以咒诅上帝和远离他来回应苦难呢？那时，我们当然不能将证明我们缺乏信心的证据视为宝贵。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可感恩：试炼显明了我们信心的软弱，因为这再次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以及对上帝恩典与怜悯的依赖。若我们真认识主耶稣，失败本身会驱使我们到他面前寻求赦免。请记住，彼得——这位告诉我们信心证据何等宝贵的人——也曾亲历过考验失败的滋味。他在耶稣被捕时，以咒诅上帝和远离他作为回应。²但在耶稣赦免他之后，他的感恩与爱反而愈发炽烈。

彼得将这种试炼过程比作精炼。真金经火试炼，

其价值由此得证。同样，信心的考验比能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它也需经受苦难之火的试炼。金子是世间最不易朽坏的金属，但既属尘世，终将消逝。而信心——真实、经考验的信心——却永不朽坏。但正如金子不仅被火验证，更需从火中提纯，信心亦需通过苦难以净化。

净化

我们甘愿将极贵重的含金矿石投入烈火，只为分离金子与无用矿渣。同样，上帝也愿让我们经历苦难，正如圣诗所咏：“炼尽渣滓，精炼纯金。”这过程诚然不易忍受，因有些看似珍贵的杂质被焚烧时，令人痛楚。何况，我们常全然不解苦难的意义，甚至看不到任何良效。

我曾听过一个关于一位小女孩的故事，她突发高烧，且体温升至危险水平。为防止脑部受损，父母不得不将她浸入冰冷的浴缸，对孩子而言，那感觉如同寒冰。小女孩无法理解父母为何要如此折磨她——是否因自己做错事而受罚？若非如此，爸爸妈妈为何要这样对待她？她既不明白，父母也无法向她解释清楚，但为了驱除体内的病邪，此仍必要之举。

C.S. 路易斯（C. S. Lewis）曾写道：“假设你面对的是一位心怀善意的外科医生。他越是仁慈尽责，就越会毫不留情地继续切割。”³路易斯在《黎明踏浪号》中生动诠释了这一点：令人厌烦的小男孩尤斯塔斯被困在象征意味浓厚的龙躯里时，必须让狮王阿斯兰用利爪剥去他那具龙形躯壳。

支撑他忍受这一切的，是阿斯拉给他施行「手术」时脸上流露的爱。多么奇妙啊——要记得：上帝不仅是仁慈的外科医师；他自己也曾在手术刀下经历痛苦。正如 T·S·艾略特 (T. S. Eliot) 所言：“受伤的外科医生用钢刀探查病灶部位。”⁴

彼得认为，苦难犹如火的试炼（彼前 1:7；4:12）。火能炼净金子，却会焚毁渣滓（包括华而不实的东西！）。基督徒忍受烈火，因为它烧尽我们生命中不荣耀的部分。含金的矿石与其他岩石一样黯淡无奇，但烈火淬炼后留下的纯金却美丽珍贵。这如何发生？因圣灵掌管的苦难，能净化我们罪性的老我——那个自私的我总想成为宇宙中心。当这个自私的我逐渐被苦难治死，内在耶稣的灵就愈发显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4章11节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种日日赴死（林前 15:31）固然痛苦，却是必经之路。

脱离世俗

出埃及记中记载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苦难这一面的范式。上帝看见他子民的苦难（出 3:7），随后拯救了他们。但为何他起初允许苦难发生？难道他不能直接阻止这一切吗？

若上帝直接阻止苦难，以色列人还会渴望离开埃及吗？即便在受苦之时，要说服他们离开已属不易。同样地，尽管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受苦，要舍弃其中财宝也极为困难。当我们在现世生活安逸时，又怎能更强烈地渴慕新天新地呢？

正如奥古斯丁所指出的，我们本末倒置了。我们本应在上帝及他形象承载者（人类）身上找到喜乐，并善用世间万物。然而我们却倾向于利用上帝和他人，并在世俗之物中寻求欢愉。苦难使我们从这种愚妄的观念中醒悟。乔妮·厄雷克森（Joni Eareckson）充满活力与热情，却被困在一副几乎无法遂其所愿的躯体里。她很难从世俗之物中获得太多快乐。她说，自己真正渴望的是未来的产业——一具复原的身体。事实上，乔妮坦言，她更渴望的是彻底脱离罪的捆绑。我猜想，正是因为她如此坚定地注目永恒，才不仅没有陷入自怜，反而能被主如此有力地使用。

詹姆斯·杜布森（James Dobson）在其《聚焦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系列中，讲述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小男孩的故事，他会不时哭喊：“我听到钟声了。”起初，护士们以为他产生了幻觉。后来，他母亲解释道：“我告诉他，当疼痛难忍时，要记住：那是上帝开始敲响钟声，迎接他进入天堂。”没有什么比痛苦更能让真正的信徒脱离这个世代，更坚定地专注于即将到来的永恒。

我认为，这可能是上帝允许这起四岁儿童被法官绑架的案子发生的原因之一。至少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大剂量的提醒：尽管美国拥有诸多福利与自由（如今正被严重侵蚀），但它仍是敌占区——我们在此地仍未归家，且万不可过于安逸。正如彼得前书所言，我们是客旅与寄居的。这里并非我们的故土。

为荣耀而预备

当彼得论及苦难如同试炼时，他将之置于为基督徒预备永恒基业的语境中。让我们再次细读这段经文：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前1:5-9）

这与受苦的管教目的相关，但重点在于，苦难是让我们预备好承受荣耀之重。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7-18节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我们所见的是苦难，所不见的是荣耀。请注意，保罗并未忽视或否认当下（可见）苦难的现实，但他确实是在不可见未来荣耀的光照中，理解这些可见的当下苦难。信靠上帝就是按照他话语所启示的去行动，即使你尚未亲眼看见。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如此行事。当我们鼓足勇气去看牙医，坐在那把仿佛从刑讯室搬出来的丑陋椅子上时，所见皆是各种刑具般的器械（钻头、探针、针头、审讯灯等）。但我们通过其他方式得知，

我们即将面对的苦难，最终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即使面对身体的毁灭，我们给予那位信实创造者的信任（彼前 4:19），也显得更为明智。记住约伯的话：“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译注：英文圣经为“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保罗继续写道：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林后 5:1-5）

1994 年的冬天，美国东部因冰暴而令人难忘。树木被层层冰晶包裹，有时会导致树枝断裂。一些树木，尤其是那些生长在相对避风区域的，未能幸存。而那些更多暴露于风霜雨雪中的树木却屹立不倒。这些挺立不倒的树木因承载着冰晶的重量而显得格外壮丽。逆境为这些树木承受荣耀之重做了准备。若我们未曾通过逆境为自身的荣耀之重做好准备，又怎能承受得住呢？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

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8:17-18）

生活中，某些事物的优先级高于其他。因此，更重要事物的益处优先于次要事物。例如，我们有时会放弃享用糖果的短暂快乐，以换取全身健康的更大益处。有时我们甚至会让身体通过艰苦锻炼来“受苦”，以达到同样的更高目标。难道我们不应当为那永恒荣耀的无比重量，放弃当下无痛生活的益处吗？幸运的是，我们在此事上并无选择权，否则我们很可能会选择当下的无痛生活，而舍弃未来的荣耀（就像有时明知该去看牙医却逃避一样），但我们的天父不像这样看待，正如尽责的世间父母与子女的视角也不同。

保罗在罗马书 5 章3-5节中，从品格塑造的角度阐释了这一点：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苦难能产生这些积极效果的前提是：受苦之人将其苦难与通过基督与上帝建立的关系，联系起来。除非受苦者紧紧抓住基督，否则他或她将无法坚持，也不会培养出耶稣那样的品格，反而会像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那样放弃希望。即便有人以某种方式坚持下来，并继续寄希望于

耶稣之外的他人或他物，他们终将失望，因为他们无法领受圣灵注入心中的上帝之爱。正如本章前半部分所述，基督是信徒受苦意义的核心。基督的受苦使他与我们相连，而我们的受苦又使我们与他相连。唯有在基督里，基督徒的苦难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进一步思考

1. 你是否遇到过饱经苦难却依然充满喜乐的人？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2. 我们必须“脱离世俗”，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这世界不也是上帝的造物吗？难道它本身不是美好的吗？
3. 你在这个世界中有多少归属感？若你曾经历苦难，这些苦难是否让你更向往永恒的归宿？何以见得？
4. 列举其他我们凭信心而非眼见行事的方式。既然我们如此行事，为何有时仍难以信靠上帝？

本章附注

1. James Crenshaw, *A Whirlpool of Torment: Israelite Traditions of God as an Oppressive Presenc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4), 2
2. 这是四福音书均有记载的少数事件之一（太 26:69-75；可 14:66-72；路 22:54-71；约 18:25-27）。早期教会显然对此事印象深刻：这位为基督教发声的第一位伟大代言人，虽曾为基督的名欢喜受辱（徒 5:41），先前却有如此惨痛的失败。
3. C. S. Lewis, *A Grief Observed* (New York: Seabury, 1961), 36.
4. T. S. Eliot, "East Coker," in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1909-1950*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52), 123-29.

第九章



我们应当如何 承受苦难？

理论上探讨基督徒为何受苦，这固然无可厚非。但当我们亲身经历苦难时，那些理论却显得如此遥远而难以把握。我曾被剧痛折磨得像离水的鱼般疯狂扑腾，拼命寻找任何能停止痛苦的方法。我相信这种反应并非个例。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理解苦难的“为何”——尽管有时这问题终究没有完整答案；更需要追问“如何”面对苦难。但另一方面，若脱离“为何”去回答“如何”，也是徒劳。我们所寻求的，并非斯多葛学派那种无视痛苦的能力，而是渴望理解苦难的意义。我们必须同时铭记苦难的“为何”与“如何”。本章将尝试结合“为何”来解答“如何”承受苦难。

蒙召受苦

对基督徒而言，受苦是一种呼召——我们被召来承受苦难。一本广受欢迎的福音小册子中提到，基督徒享有“丰盛的

生命”。这种方法有时会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基督徒生活本质上比非基督徒生活更愉快的印象。但大量经文将基督徒描述为受苦者，这表明这上述方法可能并非完全诚实的表述——事实上，我们应当预期，基督徒的生活至少在外围境遇中，会更少愉悦。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中，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新约对此的教导相当一致：罗马书8章17节、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腓立比书1章29-3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4节、提摩太后书3章12节、彼得前书3章14节和5章1节都指出，基督徒蒙上帝呼召受苦，是信仰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受苦是一种特权，也是蒙拣选的标志（太.5:12；徒5:41；林前11:32；林后6:4-5；加3:4；西1:29；帖后1:4-8；彼前4:12-19）。彼得前书甚至将为耶稣受苦称为上帝“眷顾”的记号（彼前2:19-21）。基督徒生活绝非轻松之旅。

然而，我们并非被呼召成为忧郁之人。即使在苦难中，福音的喜乐也应当占据上风。我们也不是被呼召去自讨苦吃或刻意寻求苦难。有些基督徒时而认为，自我施加的苦难有助于净化身体的罪性，但歌罗西书2章20-23节明确指出，这类苦难看似有益，实则毫无真正价值。事实上，自我招致的苦难只会助长骄傲和自以为义。

我们的呼召更在于以特定方式承受苦难。正如在彼得前书中所言，我们应当以基督徒的身份受苦（4:16）。这是因为基督被呼召去受苦，并以特定方式承受。基督并不喜欢苦难；他并非追求苦难本身；事实上，他甚至祷告求这杯离开他。但他没有逃避，也知道这是必要的。当门徒开始认清耶稣的真实身份后，耶稣就开始告诉他们，他必须前往耶路撒冷，受苦、

受死并复活（参见可 8:34 等）。直到最后一刻，门徒们仍抗拒这一观念，但耶稣指出，若他不死（太 26:54），“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耶稣通往上帝之国的道路，正是通过苦难，即苦难之路（*via dolorosa*）。那么，我们必须通过苦难才能抵达上帝之国，这难道令人惊讶吗？然而当苦难降临时，我们似乎仍感到意外。这或许正是彼得前书提醒我们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4:12）。

反抗压迫？

我认为，只有同时谨记这两点——我们蒙召承受苦难，却不可自寻苦难——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当苦难强加于我们时，应在何种程度上抵抗？是消极接受压迫，还是奋起反抗？”答案是：皆非。我们必须顺服上帝的安排，凡他所设立的权柄，我们都当服从（彼前 2:13-20）。但对于非正当权柄施加的压迫，我们并无顺服的义务。

耶稣的态度再次具有启示意义。他既不容许自己被暴乱的群众操纵或毁灭（路 4:28-30），但即便当苦难来自那些堕落渎神的合法掌权者时，他也未曾动用武力来阻止自己的受难。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前 2:23）

彼得在讨论奴隶应如何顺服主人时，提及这一点，即便主人不公且残暴。奴隶制并非上帝所设立，正如罗马帝国统治也非上帝所命，但它是一种人类社会权威结构。同样的原则被建议给每位受苦的基督徒（4:19）。施行报应的是上帝（4:18）。这并非完全被动，因为信徒应当积极呼求上帝拯救，但也不试图替上帝执行审判的工作。

这个话题如同管教的主题一样，在当今极其不受欢迎，无疑会激怒某些人。没人愿意成为“受气包”。许多书籍试图证明，彼得前书及其他经文并非表面意思所言，它们声称，我们实际上应当反抗压迫。当然，旧约中有大量经文谈及战胜压迫，但它们指的是我们减轻他人所受压迫的责任，而非以武力或暴力反抗自身压迫。耶稣也未允许自己被当作脚踏垫——他从不让压迫者设定议程——，但他也未以暴制暴。这正是我们必须效法的：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己身。世上不信任信实创造主的非基督徒，会试图通过亲手解决问题来摆脱压迫。但“作为基督徒被呼召受苦，并将目光主要投向未来”这一事实，应当彻底改变我们对待苦难的态度。

像耶稣那样受苦

我们被召唤去承受的这种“特定方式”的苦难，究竟是什么？首要的是，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是在基督里的受苦。试图独自承担苦难，毫无益处；我们必须紧紧依靠基督。当你不受苦时，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

但当苦难真实降临时，这却并非易事。当上帝似乎正在折磨我时，我该如何回应他？

彼得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榜样（彼前2:21）。当耶稣看似被上帝折磨时，他是如何回应的？他诚实地祷告，并运用诗篇祷告。在客西马尼园，他直率地对上帝说：“我不愿经历这一切”，但同时也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而在他最极度的悲伤、被弃与痛苦中——当他被钉在古代世界设计出的最残酷刑具上时——，耶稣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不是虔诚的陈词，而是痛苦的呐喊。这不是寻求一个解释赎罪之死必要性的神学理性答案——耶稣早已明了。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喊，借用了诗篇的原话。诗篇是耶稣受苦时的力量源泉。若我们要在基督里受苦，就当效法他的方式——通过诗篇回应。诗篇是恰如其分的。世上再无其他文学作品能如此完整地涵盖人类情感的整个光谱。诗篇不仅表达喜乐、昂扬、信靠、感恩与盼望；也淋漓尽致地倾吐苦楚、绝望、愤怒、疼痛、困惑与悲恸。

用诗篇祷告

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诗篇。其中许多篇章都涉及上帝的儿女在苦难中向上帝呼求的情景。学者们甚至专门将一类诗篇称为“哀歌”，这些诗篇有时具有与其他诗篇不同的特殊韵律形式。¹只需快速浏览诗篇就会发现：诗篇第4-7、10-13、22;25、28、42-43、55-57、59-60、64、69-70、74、77、79、86、88、102、123、130、137、140-43篇都是在苦难中呼求上帝的。我们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尤为显著）、以赛亚

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哈巴谷书及其他多处经文中，也有类似诗篇那样伟大的诗歌与祷词。此外，还有一系列感恩诗篇，诗人在曾陷困境时，上帝将其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如第 9 篇、18 篇、30 篇等）。

我们从诗篇中的这些祷告学到了什么？首先，我们看到全然坦诚。有时我们会对上帝感到极度愤怒——而掩饰这一事实毫无益处。我们必须直面现实。不公横行于世，我们亦能感知其谬误。试图压制这种愤怒与不义感，并非基督教的虔诚，而是斯多葛主义或佛教的做法。即便上帝未曾赐予我们诗篇和耶稣的榜样，我们也绝无法欺瞒那位鉴察人心的主宰。

第二个教训是，这种向上帝诚实的呼求，实际上是一种信心的表达。正是在这些最糟糕的时刻，上帝似乎最为沉默。“天如铜”时有发生。正如我们之前在诗篇 88 篇所见，诗人始终未能像其他哀歌诗篇那样，将痛苦转化为希望的宣告。但他持续的呼求本身，仍是一种信心的体现。上帝说，约伯即便在深陷绝望时，依然持守信心。当你痛苦到无法轻松说出“上帝啊，我信靠你”时，这篇诗篇便是极大的恩赐——它提醒我们：信心可以隐藏，却依然真实。

第三，它们提醒我们，上帝始终是上帝。除诗篇 88 篇外，所有哀歌诗篇都包含一个转折点——诗人从绝望转为对上帝坚定的信靠。悲伤并非转化为喜乐，而是化作充满信心的欢欣盼望。这正是这些诗篇能在患难中带来极大安慰的原因。当我们诵读时，可以像诗人一样，因记念上帝的属性而从绝望走向盼望，从怀疑转为确信，从焦躁归于安息。

我之前提到的所有这些诗篇，对于受苦之人都能带来极大

的慰藉。在下一章中，我将重点探讨六篇诗篇（13、27篇讲信心，22、42篇讲盼望，73、131篇讲爱）。但在研读这些诗篇前，需明确我们是在基督里，并作为他身体——教会的一部分来如此行，而非因我们自身对上帝有任何资格主张。

藉诗篇与基督同受苦难

诗篇是极具感染力的文学作品，因其对人类困境的深刻表达而给许多人带来巨大安慰。但对基督徒尤为重要，基督曾祷告这些诗篇。新约明确指出部分诗篇关乎基督（最显著如基督在十字架上吟诵的诗篇 22 篇）。因他在路加福音 24 章 44-47 节教导门徒，律法、先知书和诗篇都指向他，我们理当明白，所有诗篇都以某种方式与他相关。若我们在基督里，若藉圣约与他联合，我们也能祷告这些诗篇。这正是我们效法基督受苦的方式——将这些诗篇作为我们信、望、爱的表达来祷告。

进一步思考：

1. 基督徒被“呼召去受苦”意味着什么？
2. 早期教会的禁欲隐士为何试图让自己受苦？你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否误入歧途？为什么？你是否曾试图让自己受苦？这样做是件有益或值得的事吗？
3. 我们从诗篇中能学到关于如何受苦的三个功课是什么？记住这些事情为何重要？

4. 若遭受他人压迫，你该如何应对？反抗压迫是否正确？若正确，在何种情况下可行？
5. 克服他人压迫应采取何种恰当方式？例如，封锁堕胎诊所入口的行为是否正当？

本章附注

1. 更多关于哀歌诗篇的内容，参见Tremper Longman III, “Lament,” in *Cracking Old Testament Codes*, ed. D. Brent Sandy and R. L. Giese, Jr. (Nashville: Broadman and Holman, 1995), 197-215.

第十章



受难者的诗篇

菲利普·杨西 (PHILIP YANCEY) 指出，有三件事会极大地加剧痛苦：恐惧、绝望和孤独。¹ 恐惧会在心理上将疼痛放大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并非因为疼痛本身无法承受，而是恐惧对心灵的摧残太过剧烈。绝望会让人“放弃”并停止抗争，从而显著放大痛苦，正如埃利·维瑟尔 (Elie Wiesel) 在父亲去世时的情形。孤独，即便没有其他苦难相伴，本身已是煎熬；当我们受苦时，孤独会加剧每分脆弱，因为心灵与肉体同样承受着剧痛。“独自受苦者，心灵煎熬最甚。”² 此外，苦难往往加剧孤独，因为健康的人不愿去医院，不愿被提醒自身的脆弱。苦难有时还伴随着污名。每个时代都有某些被污名化的疾病，人们对其讳莫如深。百年前，精神疾病背负着这种污名。如今则是艾滋病。苦难竟成了耻辱。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3 章中说，有三样东西永存：信、望、爱。正是这些战胜了恐惧、绝望和孤独。

本章我们将探讨六篇诗篇，它们展现了信心如何战胜恐惧、希望如何驱散绝望、以及爱如何消弭孤独。

信心战胜恐惧

诗篇13篇展现了诗人对上帝的信任，最终如何战胜了他因上帝不作为而产生的困惑与沮丧。开篇的呐喊是每个受苦者反复呼号的悲鸣：“耶和華啊！要到几时呢？”

耶和華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

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

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

耶和華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

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

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

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

但我倚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

因他用厚恩待我。

这段文字极为简短，我们仅需数秒便可读完。作者用四节经文倾诉哀怨，随后又以两节经文道出确信之言。但谁能知晓诗篇作者从第四节到第五节经历了多少小时、日夜、月份甚至年岁的挣扎？显然，前两节经文暗示诗人长期深陷苦难之中。我们还需谨记，这些诗篇本为礼仪性（liturgical）吟唱而作，并非供人快速默读。前四节经文本应被缓缓反复咏叹，

让人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上帝沉默的问题。

还需留意诗篇作者是何等坦诚。他对上帝未予回应感到困惑，甚至大胆提醒上帝其应许。仿佛在说：“上帝啊，你最好兑现承诺，否则我的敌人将得胜，而你会颜面尽失。”但即便尚未得到具体答复，他最终仍能重拾信任。值得注意的是他如何获得平静：他铭记上帝之爱，因上帝的救赎而欢喜，并追想上帝过往的恩待。对基督徒而言，这一切在耶稣身上达到极致。在他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之爱的完美倾注——即便我们仍是悖逆的罪人，基督已为我们受苦受死。我们也在耶稣里看到上帝完全的救赎，将我们从自造的地狱和无可避免的沉沦中拯救出来。这依然不易，试炼愈严峻，所需时间可能愈长，但信徒终能再次信靠上帝。上帝的儿女还能转向何处呢？

诗篇 27 因其对信仰的深刻表达而成为最受喜爱的诗篇之一。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绊跌扑倒。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
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
你说：你们应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发怒赶逐仆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离弃我。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
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里。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我们通常将这篇解读为一首昂扬欢快、满含喜乐的诗篇，因其有这样的诗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以及“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但诗篇的主体部分表明，诗人正在竭力持守信心。你看他描绘种种苦难何其深重：刀兵兴起围攻他，仇敌妄加指控，亲生父母离弃他，甚至连上帝也仿佛转身远离。他反复地宣告“我的心不害怕”，正是因为恐怖近在咫尺。他以“要等候耶和华”作结，因为那已经看似非常长久的等待对他而言，已经很难坚持下去。然而，当苦难来临，信心是那么极其重要。惟有寻求上帝的面、聆听他的声音、期盼他的同在、行在他的道中，我们的光——上帝，才能驱散恐惧的阴霾。

加尔文（John Calvin）对这篇诗篇有这样的评价：“我们终将明白，我们的恐惧都源于此，我们对生命过度焦虑，却没有意识到上帝是我们生命的守护者。因此，除非我们确信自己的生命已得完全看顾——因他的全能必护庇这生命，否则心中便无安宁...”

其他诸多诗篇也见证了信心战胜恐惧的道路。诗篇23中的锦句将此诠释得淋漓尽致：“我虽然行过幽暗深谷，也不怕遭害。”（作者自译），诗文中被翻成“死荫的幽谷”的译法，并不能很好地表达那种步步逼近的黑暗。诗篇章节并不是在简单地表达“虽然我必须经过死亡，...”，而是

“即便我必须经历最强烈的怀疑、绝望、痛苦、苦难与恐惧的时刻，我也必不惧怕这些灾祸，因为你与我同在。”有些事物比死亡更可怕，但即使面对这些，我们仍能凭信心不惧邪恶。当苦难来临，当邪恶几乎将我们淹没时，耶稣的胜利依然稳固。

希望摧毁绝望

俗语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只要有希望，就有生机。”绝望会摧毁生存意志，因为若无希望，生命便成可憎之物。反之，怀揣希望之人能承受难以置信的苦难与挫折。

希望有时会被误解。圣经中的希望并非那种模糊的愿望，如“我希望如此”这类表达；它更像是对未来解脱或拯救的期待。它是我们所坚守的东西，不是在一切顺利时，而恰恰是在前景黯淡之际。苦难是黑暗的背景，唯有在其衬托下，希望的光芒才能彰显其荣耀。它是增强光线并使其引人注目的阴影。唯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真正懂得何为希望。

这类希望最伟大的表达之一见于诗篇22篇。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篇开篇便哀叹上帝的缄默与默然。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

夜间呼求，并不住声。（1-2节）

随后是一段历史回忆：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的祖宗倚靠你，
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
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3-5 节）

但诗人正面临着一种“认知失调”，即他从圣约历史中所知的，与他亲身经历所见的，产生了冲突。

但我是虫，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
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6-8 节）

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上帝一直亲自与他同在。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
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
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9-10 节）

随后是诗篇作者最持久地向上帝发出的行动呼求：

求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

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

它们向我张口，

好像抓撕吼叫的狮子。

我如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了节；

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

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里衣拈阄。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

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角。（11-21节）

至此，诗篇作者一直在向上帝呼求，描绘自己的苦难，并恳求上帝采取行动。但诗篇作者最终以赞美上帝未来将要成就之事作为结束。

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你们敬畏耶和華的人要赞美他！

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

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

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
也没有向他掩面；

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敬畏你的人面前还我的愿。

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

寻求耶和華的人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華，并且归顺他；

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因为国权是耶和華的，

他是管理万国的。

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

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
——都要在他面前下拜。

他必有后裔侍奉他，

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

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

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22-31节）

这不是一首令人舒适的赞美诗。它是痛苦的呐喊，有时几近绝望。但对未来得救的盼望——基于上帝过往的作为，尤其是他的话语——最终胜出，使受苦者得以超越困境。

这首赞美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

这段经文既被耶稣引用，也被新约其他作者应用于耶稣身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在极度痛苦中，耶稣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像我们一样向上帝呼喊“为什么”——这不是在寻求答案，而是在表达被弃绝与丧失的痛苦。既然耶稣能借这篇诗篇抒发如此深切的悲恸，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当然也能倾诉同样的感受。但关键区别在于：耶稣确实被上帝离弃了，而我们和诗篇作者一样，只是感受如此。这篇诗篇的力量在于其发展脉络与终局——纵然有撕心裂肺的痛楚，希望却从未熄灭；即便当下惨烈得难以言表，希望依然存在。这希望不在于知晓未来之事，而在于上帝本身就是上帝，他必将世界复兴为公义。当眼见（现状）与所知（未来）冲突时，信徒虽艰难，仍要不断回归那应许的未来。基于上帝话语的盼望，比任何绝望都更有力量，且终将得证。

我的一位朋友曾用独特方式描述苦难降临时我们的感受：“我感觉自己像被塞进一台粉碎机里碾磨，而上帝却不断投币维持机器运转。但关键在于，我是选择相信上帝的话语，还是相信自己的感受。”诗篇作者诚实地表达了内心感受，但最终仍选择信靠上帝的应许。

第 22 节视角的转变尤为耐人寻味，因为希伯来书 2 章 12 节引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正在会众中歌唱。希伯来书向我们揭示，道成肉身的耶稣既需要亲身经历苦难，也要像我们一样活在盼望中——看得见的就不算盼望；作为人的耶稣必须凭信心仰望未来应许，而非依赖已有之物（参看来 12:2）。这正是我们如今的处境，也是彼得所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的原因。我们

承受苦难，像耶稣那样；我们也因苦难祷告，就像耶稣所行的那样，用诗篇祷告。

在**诗篇42篇**中，诗人深陷苦难与被离弃的愁苦，万般煎熬之下，惟有勉励叮咛自己，持守心中的盼望。尤需留意诗篇第5和11节的叠句：“应当仰望神”。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如鹿切慕溪水。
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
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从前与众人同住，
用欢呼称赞的声音
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
我追想这些事，
我的心极其悲伤。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
所以我从约旦地，
从黑门岭，从米萨山纪念你。
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
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
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
你为何忘记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
我的敌人辱骂我，
好像打碎我的骨头，
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苦难如此摧残人心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制造精神上的剧痛。当上帝允许我们受苦时，我们会陷入巨大的消沉。首先，苦难本身就会让我们严重怀疑上帝是否爱我们。这当然也让上帝显得极其遥远。诗篇 42 篇的作者显然深有体会，他渴望得到上帝那令人安心的同在。

再次注意，这位诗篇作者如何展望未来。尽管他现在消沉得无力赞美上帝，但他知道未来必能赞美，因为他确信上帝必拯救他。仿佛他凭信心所认知的（上帝眷顾他），正与他亲眼所见的境况激烈交锋。留意第 8 节与第 9 节经文如何形成鲜明对比。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

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

你为何忘记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

但希望胜出。诗人记念上帝的信实，以之来应对自己的抑郁与苦难：“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萨山记念你。”诗篇34篇19节（这是另一篇被应用到主耶稣身上的诗篇）如此说：“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因此，虽然他的赞美是属于未来，却亦存于现在。若无盼望，便无信靠，亦无对上帝的颂赞；而真实的盼望，能使将来的事实，成为此刻的实际。

爱消弭孤独

爱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但上帝的爱，至少意味着他不离弃他所爱的人。我不是指他从不停止施恩使我们成圣，诚然这也是实情，但他必不丢弃我们，任凭我们孤单。

苦难呼唤陪伴，这是我从肾结石的阵痛中学到的另一个功课。当我躺在医院的担架床上，我的同事来看我，坐在我边上。他买了一本书，他就坐着阅读他的书。我不想说话，我也不想他说话。但我却感激他能在那里读他的书。可有时，我们会发现自己身在这样的境地，没有人过来陪伴在我们身边。那时，我们最需要的是想起上帝在我们身旁陪伴我们，在苦难中与我们认同。

虽然新约对此的启示更为明晰，因我们看见上帝亲自尝尽了我们的苦难，我们

同样能在诗篇中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以及我们对上帝的爱如何战胜了苦难孤独中的痛苦。

诗篇73篇便是绝佳例证。这篇诗篇探讨了为何义人似乎比恶人承受更多苦难的问题。恶人的昌盛与义人的悲惨境遇，几乎动摇了诗人对上帝的信仰。但正是爱让一切回归正轨。

恶人似乎确实比义人少受苦难，而圣经列举了多个原因解释这种现象。首先，我们已看到上帝会管教所爱之人；其次，世界若恨耶稣，也会恨他的弟兄姐妹；第三，撒但尤其热衷于攻击义人，如约伯的经历所示；最后，基督徒内心与罪的争战更为剧烈——信徒体内旧有罪的老我与义的新生命相争，这种冲突也可能外显于处境中。然而，眼见恶人亨通而敬虔者受苦，终究有违我们认知的道德秩序，这既会引发嫉妒，也导致困惑。诗人对此直言不讳：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
就心怀不平。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他们不像别人受苦，
也不像别人遭灾。

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
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凸出；
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
他们说话自高。

他们的口亵渎上天；
他们的舌毁谤全地。

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
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他们说：神怎能晓得？

至高者岂有知识呢？
看哪，这就是恶人；
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3-12节）

而另一方面，诗人持守公义，所得到的只是痛苦与患难。

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
徒然洗手表明无辜。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
每早晨受惩治。（13-14节）

然而，诗人并未定睛于眼前的光景，他深知还有未来。注意，转折的章节是第17节。

我若说，我要这样讲，
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
眼看实系为难，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
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15-20节）

只有当诗人回到上帝的同在时，才恍然知晓了真实的处境。没有上帝的同在，一切都是空洞与暴戾的。

因而，我的心里发酸，
肺腑被刺。
我这样愚昧无知，
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21-22节）

然而，上帝的爱并不取决于我们，当我们意识到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就不再需要对任何问题都有答案：

然而，我常与你同在；
你搀着我的右手。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
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远离你的，必要死亡；
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
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23-28节）

诗人并没有亲眼看到恶人的刑罚和义人的复兴。他只是预见未来的光景。他追忆起初的爱，心中的盼望便得以重燃。最终，是上帝对诗人的爱，转而唤醒了诗人对上帝的爱，这份爱得胜了。如果上帝牵着你的手，你就不会孤单。如果

上帝是你的劝慰者，你便永有指引、常得安慰。

富人喜欢谈论他们的“净资产”。但真正的价值并非来自金融资产或房地产，而是源于人际关系。若你与无限的上帝建立了深厚而稳固的关系，那么，你的“净资产”便是无限的。用诗篇作者的话来说，若上帝是我们的份、我们的产业，我们还需要什么短暂属世之物呢？因此，对这个挣扎的灵魂而言，单单亲近上帝便是美事。但请记住，这篇诗篇的作者并非轻易就达到纯粹以上帝的同在为乐的境界——那是场艰难的争战。谁知道这位作者究竟历经多久才能真正“进入神的圣所”呢？

还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后，门徒们何等绝望吗？那时恶人看似不仅赢得了战役，更赢得了整场战争。但抹大拉的马利亚出于爱，在耶稣复活日来到坟墓前，只为陪伴他的遗体。当信心与盼望都枯竭时，爱依然能得胜。马利亚当时必然充满困惑与无望，甚至一开始没有认出耶稣。但她从未停止爱他。她这种态度印证了另一篇诗篇所表达的——即诗篇 131 篇——，它展现了爱如何胜过苦难。

诗篇 **131** 是一首非常简短的诗，却直指核心。

耶和華啊，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測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
我的心在我裡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

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
從今時直到永遠。

当上帝沉默时，你如何应对？诗篇作者承认自己无法知晓上帝计划的细节，因为有些事是上帝未曾启示的。但他仍使自己的灵魂平静安稳，如同断奶的孩子依偎在母亲怀中——不是像婴儿仅知温暖与食物，而是如断奶的孩子，全然认识并信赖母亲，不为母亲的举动忧虑。在某种程度上，苦难的“为何”始终是个“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愿上帝帮助我们成为这般孩童，因为耶稣说，天国正属于这样的人。

进一步思考

1. 若你曾经历苦难，恐惧是否加剧了痛苦？孤独与绝望又起了什么作用？
2. 我们该如何帮助其他受苦者应对恐惧、绝望与孤独？
3. 你有特别喜爱的诗篇吗？它是否以某种方式谈及苦难？还有哪些诗篇在你应对苦难时给予过极大帮助？
4. 在许多涉及苦难的诗篇中，未来以及上帝关于未来的应许显得极为突出。为何“未来”对信徒应对苦难如此重要？而“过去”又为何重要？
5. 在路得记中，拿俄米因上帝夺去她的丰足、赐她虚空而将自己改名为“玛拉”（意为苦）。你会如何安慰像拿俄米这样深陷苦毒之人？
6. 有些人主张用“积极思考的力量”来应对生活中的苦难。圣经的解答与“积极思考的力量”有何异同？

本章附注

1.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New York: Harper, 1977), 149-58.
2. Shakespeare, *King Lear*, Act 4, Scene 7.

结语



信靠上帝的话语

耶稣对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11:29-30）。问题是，这轭看起来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有时我们视它为压垮人的重担。但请记住轭的作用——它将两头牛连接到犁上。若你与耶稣的轭相连，那你是与谁同负一轭？真正在拉动的是谁？与耶稣同负一轭意味着我们分担他的苦难——他也分担我们的。他曾进入我们腐朽易朽的肉体，我们则分享他的复活与荣耀。谁得到的更多？若你拒绝他的轭——这轭在今世难免包含苦难——还有什么选择？尽管他的轭有时看似沉重，但比起独自背负轭的重担，实在是极其轻省的。若苦难使我与耶稣同负一轭，主啊，我甘心乐意。

因此，当上帝降下苦难时，我们可以与诗人同声说：“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诗 119:75）。

护理的奥秘

当我们经历苦难时，常常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明白为何上帝允许其发生。有时（并非总是）我们可能在事后发现那段特定苦难的缘由，并从中窥见上帝的护理之工，但在苦难正发生时，答案往往只能是“坚持住！”——凭借罗马书 8:28 的应许，确信上帝的眷顾始终在运行，即便我们现在未能察觉。这并非总能轻易接受，但也非罔顾一切证据的“信心跳跃”。最重要的是耶稣受难的见证，它为我们的苦难赋予了焦点与视角。而有时我们也能在自身经历和圣经中同时看到证据，表明苦难确实具有良善的目的。

或许我们可以从雅各的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在创世记 42 章 36 节中，雅各在深重的苦难中呼喊：“一切都与我作对。”在雅各看来，他的生活似乎已经悲惨到无以复加。他的家人正在挨饿，他心爱的儿子约瑟已死（他以为），西缅失踪了，一位敌对的埃及统治者要求他最珍爱的另一个儿子便雅悯，作为换取更多食物的代价前往埃及，很可能整个家族还被冠以盗贼之名，面临要么在埃及遭受监禁甚至死亡、要么在巴勒斯坦饿死的抉择。但实际上，上帝正在为那个家庭做出惊人的预备。约瑟其实并未死去，而是埃及的第二号人物，他非但没有将他们投入监狱的意图，反而要拯救并尊荣整个家族。

很多时候——确切地说通常是如此——我们无法看清全局，而上帝看似在做一些对我们毫无益处的事。就在上帝最为慷慨施恩与眷顾的时刻，我们或许会忍不住喊出“一切都与我作对”。

多少次你曾质问上帝：“你难道不在乎吗？！”当船上的门徒向耶稣发出同样的疑问时（可 4:38），他回应道：“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但耶稣确实平息了风浪。

面对自身或周遭之人的苦难时，切勿轻视上帝话语的力量。诗篇 119 章 92 节中大卫说：“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当上帝降下苦难时，你内心会强烈感到被上帝离弃、遭受虐待，且这苦难完全无法理解。唯有通过默想上帝的话语，你才能看清全局。我劝你在危机来临前就践行这一点。

进一步思考

1. 耶稣为何用轭的形象来描述门徒的使命？
2. 你生命中有哪些未解之谜？你是如何应对它们的？
3. 你是否曾觉得事事与你作对？描述一下是什么让你产生这种感觉。如果你现在不再这么想，原因是什么？
4. 当上帝看似与我们为敌时，真正的信靠与“信心跳跃”有何区别？
5. 这本书未能触及你自身苦难的哪些方面？圣经是否提及这些方面？请说明。

附录



圣经中关于苦难的经文

圣经中有大量经文论及苦难，以下所列远非详尽无遗。但这些经文对于你理解苦难的意义，以及上帝如何在我们生命中运用苦难，是很好的研读材料。

创世记 37 章，39–50 章。 一个关于救赎性苦难的故事。上帝如何利用一个人（约瑟）的苦难来拯救整个家族的苦难。

出埃及记 1–20 章。 上帝如何击败压迫者，将他的子民从巨大的苦难中解救出来。

民数记 13–14 章。 因罪而受的苦难。以色列人如何背叛上帝，结果导致整整一代人流离失所，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约书亚记 7: 1-5 节。 整个国家因一个人的罪而受苦。

路得记。 上帝如何带来苦涩与虚空，又将这苦涩转化为喜乐。我们在此也看到，一位婆婆与媳妇的忠诚与爱，如何使她们能承受苦难，直至上帝带来救赎。

撒母耳记上18-31章。这是一个关于因信靠上帝而遭受多年迫害与流放之人（大卫）的故事。

列王纪上下。这是一个漫长而悲伤的故事，讲述了多年日益加剧的背信弃义，间或有少数忠信之人，最终导致整个民族遭受严厉惩罚。

约伯记。约伯记中，对无端受苦的本质与意义有深刻洞见，本书无法涵盖其全部内容。这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诗篇。如第9章所述，有大量诗篇涉及苦难主题。更多诗篇虽未直接关乎苦难，其背景仍隐含受苦经历。只需追问“作者过去、现在或未来可能遭遇的苦难如何影响本诗篇的创作？”便能深入理解许多诗篇。以下是与苦难最直接相关的诗篇：4-7;10-13;22;25;28;42-43;55-57;59-60;64;69-70;74; 77;79; 86;88; 102; 123; 130;137;140-143.

以赛亚书53章。关于主的仆人将为上帝的子民赎罪受苦的伟大预言。

耶利米书38章。一位虔诚之人因宣讲神的真理而受苦。

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对悲伤、痛苦的个人表达，以及在上帝的子民因罪受罚时仍抱有希望。

马太福音26-27章、马克福音14-15章、路加福音22-23章、约翰福音18-19章。看似显而易见，但耶稣受难的故事对受苦者有许多常被忽视的教训。耶稣经历了来自自己同胞的迫害、

被一位亲密同伴背叛出卖、遭朋友离弃、经受肉体折磨、嘲弄与羞辱、被上帝遗弃并因此经历地狱般的痛苦——简言之，几乎尝遍一切可能的苦难。若耶稣是我们学习如何承受苦难的榜样（彼前 2:21），我们理当留心效法。

使徒行传 21-28章。记载保罗为福音所受的部分苦难。

腓立比书1章12-30节。保罗确信自己的苦难具有美好目的，其中部分果效他已亲眼得见。

帖撒罗尼迦前书。苦难是人们归信时的处境，是他们持守信仰的背景，也是促使他们专注仰望上帝将来审判之应许的动力。

希伯来书4章14节—5章10节。阐释基督钉十字架前在客西马尼园受难，如何使他能体恤我们。

希伯来书12章。上帝管教他的儿女。

彼得前书。如前所述，这封信几乎完全关乎基督徒受苦的意义。彼得前书极为复杂，对愿意研读之人总能不断揭示深刻见解。

启示录。许多基督徒对此书心存戒备，因其内容看似怪异。另有人试图通过为每个符号赋予特定含义来“解读”未来。但本书的核心信息是写给正经历苦难之人的，它提醒他们上帝至高无上的旨意主导着苦难，并将带来圆满结局，以此给予鼓励。

关于苦难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和回答。

我们都经历过苦难，有些人比其他人经历得更多。事实上，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你就蒙召与基督一同受苦。但基督徒为何会受苦？难道上帝不是全能者，能够阻止苦难吗？难道他不是慈爱良善的，尤其是对待他的儿女吗？苦难在我生命中，或在我所爱之人的生命中，究竟有什么目的？

为何必须承受痛苦？

“丹·麦卡特尼（Dan McCartney）这本精彩的书……具备了一切所需的品质，帮助我们处理这样一个敏感、个人化且常常令人困扰的问题。它彻底诚实而务实；其进路以基督徒的智慧为标记；最重要的是，它合乎圣经——并以他清晰、易读、易于遵循的风格呈现出来……其结果就是一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阅读的书。”——辛克莱·B.弗格森（Sinclair B. Ferguson）

“……这是我读过的从改革宗观点出发论述苦难的最佳著作……扣人心弦、切实可行、令人振奋。”——约翰·贝特勒（John Bettler）

“我已经厌倦了那些要么忽视真正的问题，要么用陈词滥调来回答苦难问题的书籍。丹·麦卡特尼两者都没有做。他直视这‘怪兽’的眼睛，手拿圣经，对关于苦难的诚实问题给出诚实的回答。这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书。读吧！你会庆幸自己读了！”——史蒂夫·布朗（Steve Brown）

作者简介

丹·麦卡特尼（Dan McCartney，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哲学博士）是达拉斯救赎神学院（Redeemer Seminary）的新约释经学教授。他是《让读者明白》（Let the Reader Understand）的合著者，并参与多部参考著作的撰写。

www.prbbooks.com

The logo consists of the letters 'P', 'R', and 'B' in a stylized, serif font. The 'P' and 'R' are connected at the top, and the 'B' is positioned to the right of the 'R'. The letters are dark blue or black.